

“我……”娟子怯懦着，低垂着头，不知对答。

赵一行上门，见了俞江永，头点得像鸡啄米。如今俞江永是当朝户部侍郎，是他的上司，赵一行自己从元朝州官延续到明朝县官，他有谄上骄下的本事，但却升不了官。比起棋高一着的俞江永来，他赵一行还得拜师学艺。

俞江永在赵一行面前摆开棋谱。他素来喜爱下棋，知道赵一行棋术也不错，所以相邀一起下一盘。

赵一行一边下棋一边说：“知道令爱怀孕在身，出门不便，所以上门来取令爱的口述。”

俞江永说：“我那女婿叶骑门凭自己有点武功，强行霸道，贼喊捉贼。”

赵一行虽然也知道叶骑门与俞江永翁婿不和，但对俞江永“大义灭亲”之举，还是没有思想准备。所以就问：“俞大人，你是说……”

俞江永直接了当：“你想，在我女儿的杏花院里，谁能够进去，除他还有谁？”

赵一行目瞪口呆，试探着问：“俞大人，既然是叶骑门奸杀，那后果是……”

俞江永阴险地说：“杀人偿命当然知晓，可不能因为是我的女婿，就不一样！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那么证据呢？”赵一行紧接着问。

俞江永说：“出事当日叶骑门和叶丛到过杂货间，丫环娟子可以作证。”

“能不能先问一下她？”

“可以。”俞江永叫来娟子。

娟子见了赵知县，如同山羊见了老虎皮，望而生畏。

赵一行单刀直入：“你见过叶骑门到过杂货间？”

娟子声音小得窒息一般：“没！”

俞江永听得，接口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娟子浑身哆嗦，声音也哆嗦：“是……院里……不是……杂货间。”

赵一行算是听清了，既然是院里，那到杂货间是几步之遥的事。赵一行自作聪明地判断，又问了叶骑门进院时间和事发时间。

娟子舌头僵住了，再也发不出声。

俞江永气极：“真没用！”他对赵一行说，“还是让我女儿俞青妹出来讲一下，不过公堂之上就不要勉强俞青妹了。”

赵一行同意。

俞青妹出面，如实回答了叶骑门和叶丛进杏花院的始末。对于叶骑门是不是进了杂货间，俞青妹含糊其词：“我在楼上听到他的声音，不知他有没有进去？”

俞青妹虽然不想诬陷叶骑门，但事到如今，她也不想护着他。俞青妹对叶骑门恨，是由爱衍生出来的恨。她在心中对自己说：“自己目前的处境，实际上是你叶骑门一手造成的。如果不是你对我这种态度，我会如此这般吗！事情如何进展？随缘吧！反正我如今对你是无足轻重的，我还帮你干什么！”

俞青妹对林佣方的恨，是一种看透了恨。风里杨花，滚上滚下，自己好好待他，他却不满足，节外生枝，占丫环的便宜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色为祸媒。当初自己怎么会被他迷惑，拖上他的孽种？！俞青妹想想自己的命真苦，该爱的男人爱不到；不该爱的男人却白白糟蹋了她。人说：“女人是祸根，我看男人才是祸根。”

俞青妹对二个男人都恨，但为了自己，她还不肯咬出林佣方。

俞青妹恳求赵一行：“县尊大人，我拖着身子，不方便，我就不上公堂作证了。”

“既然这样，那就让娟子出面作证吧！”赵一行碍于俞江永的面子，只好这样说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，我……我不行的！”娟子急得直往俞青妹背后躲。娟子这辈子还没在众人面前说过话，要她出面，真是难为她了。

赵一行朝俞江永看看：“这丫环行吗？”

“行，我看只有她了！”俞江永对娟子说，“娟子，堂上不用你多说话。”他转头对赵一行说，“你尽量少问他话。”

赵一行点头。他心里转念头：如果叶骑门真是凶手，他也不想包庇，何况不久前，为了迁京之事，他已经帮过他的忙，现在却是他岳父的意思；如果叶骑门不是凶手，他也不想冤枉他，人命关天，也不能视作儿戏。赵一行也清楚按常理分析，叶骑门作案可能性不大，他是水花园的小主人，要玩弄园中的丫环，还需要弄出人命来吗？即使出人命不用报官。丫环命贱，向外谎称病死、吊死、不小心摔死都可以，何必惹事生非，自己与自己过不起。

赵一行感到此事很棘手，不听俞江永的话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何况他官大自己好几级呢！他无心下棋，连输二盘，向俞江永辞行。

俞江永说：“我马上要到京城去，希望在京城听到赵知县判案的好消息。”他让手下拿出四锭五十两银子给赵一行作为酬谢。

赵一行一方面受宠若惊；一方面明白，这银子不是好拿的，收下银子，就等于同意将叶骑门置于死地或活剥一层皮。他看了看俞江永，还是收下了。

收了银子的赵一行，心中盘算着怎样整治叶骑门。

赵一行回去后，先命仵作到水花园为小应开棺验尸。仵作道：“是窒息而亡，奸死前有挣扎反抗的痕迹。”

赵一行即令升堂。

叶骑门、叶坤观、叶丛、娟子都到场，公堂外挤满了人。

赵一行惊堂木一拍：“叶骑门，你的府上出了人命，有人告你奸杀丫环，你认还是不认？”

叶骑门大惊：“赵知县，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？这命案出在我府上，我表示愤慨，所以报官请你澄清。”

“世上难道没有贼喊捉贼的人？”赵一行说。

“岂有此理，照你这么说法，谁报官谁作事，今后还有谁敢来报案？”叶骑门冷冷地问。

“娟子丫环见你和叶丛到杏花院去。”

“对，那天我是去过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那天进院的人，只有你和叶丛二个男人。娟子丫环你说对不对？”赵一行牢记俞江永的吩咐，尽量让娟子少说话，所以只是要她回答“对”还是“不对。”

此时的娟子应答一个简单的字，也感觉沉重，她想了下，答非所问，轻轻地“哼！”了一声。

赵一行认为她配合了，他是堂上“大人”，“大人”意志有时就是可以强加给“小人”。

“不对，肯定有第三个男人去过。因为我们没有杀害小应。那天还有俞青妹可作证。”叶骑门理直气壮。

“问题是在这之前，你们已经作事，完事后才煞有介事地站在院内叫人。”赵一行说。

“不对，在这之前我和大弟、小弟还有家丁一起在移植树，你可以问他们。”叶骑门指向站在人群中的叶坤观和叶

丛等人。

“是的，是我见大哥的蓑衣坏了，才劝他一起去拿新蓑衣。”叶丛说。

“是的，我们可以作证。”叶坤观等人补充说。

“你们都是至亲，不能说明问题。”赵一行说。

“赵知县，我没有必要放下将要新婚的陆翠珍不顾，来俞青妹那儿奸污丫环！我要干那种事，何必等翠珍从俞家出来？再说我就是干了这种事，又为何要回到院中，这不等于向人宣布，我来过这里，杀人案与我有关吗？赵知县，这于情于理都不通。”叶骑门辩解。

“这……”赵一行语塞，叶骑门讲得没错。但他接受过俞江永的暗示，收过俞永江的银子，他得按俞江永的意思审，所以他说，“娟子只见你和叶丛进院，没见其他男子。”

叶骑门道：“我一般场合下不去杏花院，这次进去实在是偶然。在我们之前肯定有男子去过，就凭我们在院内站一会儿，就证明我是杀人者，未免太简单了！”

娟子惴惴不安，吱唔着说不出话来。

赵一行对叶骑门说：“公堂之上，不可放肆。”

叶骑门道：“县尊大人，你们应该很好取证，将真正凶手抓住，不能冤枉好人。”

赵一行道：“叶骑门你认命吧！不然本大人就不客气了。”

叶骑门道：“大人，此命案并非本人所犯。正因为本人也想搞清凶手，才来向你禀报，要你澄清。你要我承认，岂不是衙门里长草——荒堂。”

赵一行道：“什么，你对本府胆敢藐视？你难道想尝尝‘荒堂’的滋味？你真是只河蚌啊？非得煮煎了才肯开口！”

“狗官！你得了谁的好处？”叶骑门愤恨地说。

赵一行道：“你……你污蔑本大人。”

叶骑门冷冷一笑。

赵一行火了：“叶骑门，你也真不自量力，是你硬，还是我刑具硬。你别以为本大人不敢对你动刑。”赵一行对役差喝令，“来人，将叶骑门拖下去重打三十大板。”

“慢。”叶骑门冷静地问，“狗官，您想怎样？”

“承认奸杀丫环，画押坐牢。”赵一行说。

“不行，这不是我们干的！”叶丛道。

“我宁死不认。”叶骑门道。

“那你就死给本官看！”赵一行冷笑。

叶丛对叶骑门道：“大哥，不如都由我来认，由我画押坐牢，你回去。”

赵一行道：“不行，叶骑门得留下，叶丛可以暂时回去。”

叶丛道：“你不能冤枉我大哥！他那天根本没见小应。杂货间里一步都没有跨入，是我跨入的！”

赵一行对叶丛道：“不准你咆哮公堂，你不走，也让你尝尝刑罚的滋味。”

“小弟你走。”叶骑门知道自己是凶多吉少了，他后悔自己天真，一心想来报官求衙门澄清事实，不想弄出个黑白颠倒的结果来。

赵一行对叶骑门动刑，也是没法判下去了。叶骑门硬是不承认，俞江永硬要他承认，自己夹在他们翁婿之中，以自己的地位和身份，不得不听俞江永的；你叶骑门就是冤屈，也只好对不住了，谁让你得罪老岳丈？谁让你老岳丈是个大官？

叶骑门被拖下重打，棍棒声，落在叶骑门身上，如同落在叶坤观和叶丛身上。叶丛要跳出来，被叶坤观一把抓住，叶坤观认为狗官赵一行拿不到证据，打几下也就算

了。刀斧虽利，怎加无罪之人？因此劝叶丛克制。

叶骑门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昏死过去，趁着叶骑门没有知觉时，赵一行示意手下抓住叶骑门的手，按手印。

手印一按，赵一行认为可以向俞江永交待了。

目睹这一切的叶氏二兄弟，实在忍无可忍，俗话说，“公堂一点朱，下民千滴血”，手印一按，大哥的命就难保了。

二人眼色一交换，同时跳出来，叶丛冲到赵一行面前，一把夺过按过手印的文书，撕个粉碎。

赵一行一见急喊：“快抓住他……”岂料叶丛却咬牙切齿对他说：“狗官，你好无道理，今天我叶丛也不想活了，与你拼。”一掌击到他身上，他哪经得住神掌之力，身子向下滑去。役差冲上来，叶丛举掌对准赵一行：“谁敢冲，我就一掌结果狗官的命。”役差只得退下。

叶丛一把抓住赵一行衣领：“把我大哥放了，不然现在就要你的狗命。”赵一行这时已经开口不得。

叶坤观击退役差，将打得昏死过去的叶骑门背上自己的背。

叶丛抓住赵一行作人质，喝退役差，在前面开路；叶坤观背着叶骑门一步步退出衙门。来到河边，他们驾船离开县城。

叶骑门慢慢醒过来，支起身子，对赵一行道：“狗官，你说说，你得了俞江永多少好处？”

赵一行如同耗子见猫，魂飞魄散，一扫刚才的威势。他虽然慢慢恢复了元气，但怕再吃第二掌，所以不敢动。平时只知道棍棒打别人，却不知道打人的滋味这么难受。他战战兢兢回答叶骑门：“叶公子，其实我也不想这样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碍于俞大人的面子……”

“是他的主意？”叶骑门道。

“是，他荣升为户部侍郎，已经走马上任了。”赵一

昆

“他的官大，你就听他的，他要你吃屎，你也吃屎？”

申观问。

“对，对！”赵一行只想少吃亏，已经顾不得面子了。

“没用的东西。”叶坤观轻蔑地说。

“是，是，三位公子，高抬贵手，放了我。”

“放了你，你再来抓我？”叶骑门道。

“我知道，凶手不是你，而是另有他人。”这下赵一行说了真话。通过这一审，傻子也看出叶骑门不可能作此事。所以赵一行又说，“你平时不沾花惹草；你有陆翠珍在身边，不可能奸杀丫环；再则你想放纵一下自己，在水花园内，谁敢不从？何必杀人呢！”

“既然你这么清楚，接下来你如何办？”叶骑门问。

“如果俞大人不来催，我就不报；他来催，我就拖延上报。另外你们想办法抓住真正凶手，我一定严办真凶。”

叶骑门听到这里，命二个弟弟将赵一行放了。

船一靠岸，赵一行就急着要往岸上跳，叶坤观故意将船一晃，他一不当心，整个人扑倒岸上，摔个狗吃屎。引得叶坤观、叶丛哈哈大笑。

叶坤观、叶丛二兄弟撑船，回水花园。

王秀花和陆翠珍见叶骑门被官府的棍棒打伤，痛不欲生；王秀花和陆翠珍细细分析，既然是俞江永的意志，官府肯定不会放过叶骑门，说不定马上要来抓他，不如先到别处躲藏一下再说。

“偌大的水花园，难道没有我的立身之地？我不走。”

我要将真正凶手抓住。”叶骑门说。二位弟弟也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不走！”

不一日，赵一行带着官兵果然又来抓叶骑门，但是他们找不到叶骑门；想抓叶坤观和叶丛，又无法制服二人；只能抓叶百世顶罪。叶百世吱吱唔唔，道不出所以然，原来王秀花和陆翠珍一直将叶骑门被屈打之事瞒着他，所以他傻瞪了两眼，答非所问。赵一行明白叶百世成了废人，因为抓不到叶骑门，才想让他当替罪羊。

王秀花苦苦哀求：“他是个生病之人，抓了他会送命的。”

赵一行不理，带人就要走。

叶坤观、叶丛跳出来：“放了我爹，我们跟你走。”

赵一行放了叶百世，抓了叶坤观和叶丛，临走对王秀花诉苦：“没办法，你得想法让俞大人松个口，我就不来为难你们了。”

王秀花听出了弦外之音。等赵一行一走，就将此话对叶骑门说了。

叶骑门一言不发。

第十四章

说真话丫环舍死命 明冤情骑门避近祸

侍婢尚能感耻荣，真言吐露显真凶。

佳人才子终得会，只盼姻缘两相浓。

刚上京城的俞江永，听得赵一行已经把叶骑门屈打成招，但被叶氏兄弟救走，就手书一令：“凶手不会逃匿，肯定藏在水花园内，速捉拿！”

俞江永恨不得立即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“女婿”置于死地，让叶骑门领教一下他的“威望和尊严。”但是身处二地，鞭长莫及，只能通过信件指令赵一行。

叶骑门在水花园内静心疗伤。一个星期后，感觉好多了，到父亲那边去拜见。此时，叶骑门才将自己的遭遇，告知父亲。叶百世沉默无语。

叶骑门不见叶坤观和叶丛，一问，才知被赵一行抓走了。他要去救他们，但叶百世、王秀花和陆翠珍无论如何不让叶骑门去送死。

王秀花说：“官府正要抓你，你……送上门去，让二个弟弟难受……不如想其它法子。”

叶骑门骂道：“狗官。”

官府三天二头来搜查，叶骑门躲在水花园的家祠内，不敢露脸。

有二个家丁向叶骑门反映，就在小应死去那天，他们见到一个男子，穿着蓑衣、戴着斗笠，在雨中朝湖边飞快奔去，问他话也不答，头上滑稽地包了块玫红色的布，露出二只眼。

叶骑门将此情况告知王秀花和陆翠珍。王秀花和陆翠珍觉得事情蹊跷，她俩一起来到小应的停棺处，杂货间铺就了一张临时铺位，可以睡一个人，这里住过人！她们发现那条被单布，被单上还带了一缕被撕坏的玫红缎子，玫红缎面不在了。玫红缎面价格昂贵，没有哪个人拆被面会如此不珍惜，定是凶手慌乱中所为。凶手也许怕被水花园的人认出，才用玫红缎面包了头离开。

玫红缎面怎么会出现在杂货间？小应就是养奸偷情也不可能得到此被子。

王秀花认认真真回忆，认出这被子正是叶骑门和俞青妹“新婚”时，自己放在洞房内的，上面绣着一对鸳鸯。住在水花园中的人家没有哪家用得起缎面子的，就是有，也视作卧室之宝，不会移到这里。此被子在杏花院，只有俞青妹可以解释，会不会俞青妹知道凶手？娟子也知道？她们不说或有意栽赃叶骑门？凶手到底是谁？“向湖边飞快过去……”“和俞青妹接近……”

王秀花和陆翠珍左右推测，初步推断一个人，她们将判断结果告知叶骑门，叶骑门也认为这个人作事的可能最大。

但证据不足，无法断定。

弄清问题，关键是俞青妹和娟子说真话。要她俩说真话，就得唤她们回水花园。王秀花想到姚媒婆，让姚媒婆带信，请

俞青妹回“家”。

俞江永临走前好像预见到叶家会使这一招，所以关照俞家妮，如果叶家来要人，就说俞青妹、娟子到乡下亲戚家去了。姚媒婆只得如实回报水花园女主人。

王秀花和陆翠珍，像姑娘做婆婆，转弯不及。

陆翠珍听从王秀花的建议去镇上请半仙先生，半仙对王秀花和陆翠珍道：“你们是婚事没办，又添烦恼事，心急；官府是直道不走，偏要曲曲行，拖时。逢凶化吉，在于破财消灾，舍得花钱。”

王秀花和陆翠珍顿悟。叶家怎么老在“理”不“理”上做文章，岂知现在的衙门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何不送个礼给赵一行，让他重新审理，抓住真正凶手。

王秀花从儿子上次避开迁京之事上，已经领教赵一行是个重财轻义的人。回头与叶百世一商量，决定等赵一行再来抓叶骑门时，向他行贿。可是左等右等，赵一行等不来了，看来只有送礼上门了，派谁去呢？王秀花为难了，家中的人，只有叶骑门、叶百世、她和陆翠珍，叶骑门不可能出面，叶百世出不了面，她和陆翠珍是女子，也不宜。

正在此时，陆三官上门来了。陆三官已经听说叶骑门的事，而此时赵一行正有事相求于他。他借机先来水花园里了解一下，便于在赵一行面前帮助叶骑门。

王秀花高兴了，将送礼之事，拜托于他。

陆三官拿了一千两银票，答应转交赵一行。

原来，此前赵一行手指节骨间长了疥疮，既奇痒难忍又影响美观。小妾催赵一行求医，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疥疮倒有五种德行，理应排在众疾之上。”

小妾问：“哪五种德行？”

赵一行慢条斯理地掰着手指头说起来：“不长在人脸上，算得上仁慈；喜爱传给别人，算得上义气；总是让人交叉着手揩擦，算得上合礼；长在手指节骨间，算得上聪明；痒痛按时发作，算得上守信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五德皆备，可不能小看了它呀。”

小妾听了，哈哈大笑：“那你将我等人染上了，全家都成了五德之人了。”

打趣归打趣，赵一行毕竟奇痒难忍，看过数名医生，都没有效果。听说治疗疮陆三官有一偏方，派人请陆三官上门。

经陆三官医治，只二、三天功夫，情况就好转。自此，赵一行自己或家人只要身体不舒服，就找陆三官，这不，这回小妾身子不爽，他又请了陆三官。陆三官没有搭乘他派来的船，推说自己有点事，随后就到，其实陆三官就是避开他，转道到水花园。

现在的陆三官上门，赵一行态度不再傲慢。赵一行当然知道陆三官与叶家的关系，所以对陆三官说：“我也不想将叶骑门置于死地，但叶家能否提供真正的凶手，或者让俞江永松声口，我就可以放过叶骑门和他的弟弟。”赵一行这话不假，叶骑门毕竟是俞江永的女婿，现在俞江永不满女婿，要我如此这般，万一他或他的女儿后悔了，叫我如何是好，杀个人头容易，装个人头却不能。留着个人头，就活络了。

陆三官一看时机成熟，拿出叶家一千两银票，转交给赵一行。赵一行假意推让一番，最后还是拿进。

赵一行同意照顾狱中的叶坤观和叶丛。

赵一行在位多年，深谙“权”“钱”交易之道。俞江永权贵，自己收他银锭是做做样子，到时要回礼；案件的结局最好按俞江永的意愿发展，如果适得其反，到时要小心解释、回

礼、陪不是，弄不好要得罪这位俞大人。叶家的重礼，可以照收，以后看事情发展，再作道理。如果要治罪叶骑门，可以适当给予狱中照应，就足以使叶家感激涕零了；如果不治罪叶骑门，那么叶家感激又是自然的。所以此礼不收白不收。

陆三官将赵一行的原话捎回给叶百世和王秀花，夫妇俩一听更明白了：欲置叶骑门于死地的人，正是老奸巨滑的俞江永。

王秀花分析，可能是儿女的婚事纠缠，使俞江永旧恨没除，又添新恨。过去的已经过去，但求以后别触犯他和他的女儿就成。

叶骑门觉得不必怕俞江永，只要将凶手捉拿归案，自己的冤情就可以洗刷。他棍棒之伤基本痊愈，一定坚持要送陆三官回北舍。

叶骑门送陆三官是个借口，他是想去找林佣方，这个人作事的疑点最大，他要去了解一下。到了北舍，叶骑门将自己的想法讲给陆三官听。

陆三官不放心，叶骑门一介书生，怎么可以单抢匹马去找林佣方，陆三官太了解林佣方了，狗急了要跳墙，这个无赖逼急了，什么事也干得出，所以一定要陪叶骑门一起去。

叶骑门答应了。

叶骑门和陆三官找到了林佣方的住所。所谓住所，就一间简陋的草棚，四面通风，破门虚掩，里面没人。

二人进了屋，借助棚壁洞漏进来的光线，见里面乱七八糟，没有立足之地，叶骑门顺手翻出二件与草棚很不协调的东西，可能被乱东西伪装了，也可能这里从来没有人进来，所以草棚内还隐藏着二件有价值的东西。

一条是玫红缎面，展开一看，上面绣了一对鸳鸯，被

面的一边有撕破的痕迹，还拖着缕缕长丝。千真万确正是叶骑门想找的被面。有了此物，杀害小应的凶手，已经明了。

另一件是榉木箱，打开木箱，里面空空如也。陆三官心痛万分，将榉木箱落入林佣方之手，向叶骑门说了。

叶骑门直后悔当初大意，不辨好坏，引狼入室，才造成如此后果。

避开这二件东西，陆三官看看屋内，别无长物，不名一钱。原本林家虽不能算堆金积玉，却也是个饱食暖衣之家，败家子败得如此状况，真令人心酸。

叶骑门和陆三官拿了玫红被面，在外等林佣方，左等右等，不见人。

此时的林佣方还在怡春院里追逐姑娘呢。

已经跟人走了的春玉姑娘，又重新回到怡春院。春玉心情好时，抱着他哭：“佣方哥，当初没有听你的，和你结了婚也许就不这样了。”林佣方讨好地说：“那么我们现在就结婚。”春玉说：“不行，现在晚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除非你再抬一箱银锭来。”

若是春玉心情不好，见到林佣方懒得理他，林佣方却缠着春玉，春玉耍赖地说：“老娘早就不欠你了，谁见你给我了？倒是你还欠老娘睡觉的钱呢！”一群姑娘哄笑着把他推来推去。

这天林佣方被姑娘轰出门外，一不小心跌了一跤，刚爬起来又跌倒了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早知道还要跌这一跤，刚才就不起来了。嗨，不起来了，不起来了，天当房，地当床，反正家里也不避风遮雨……”林佣方向墙角里打了个滚，就着墙角睡了起来。

叶骑门和陆三官等到天黑还不见林佣方人影，就回陆家

药铺。第二天天不亮又去看看，还是没人。叶骑门没有时间再等林佣方了，赵一行答应重审此事，重审的日子逼近，叶骑门拿了被面，告辞了陆三官一家，回到同里水花园。

叶骑门想找俞青妹和娟子，被面抓在他手里，不怕二个知情人不说实情。

还是请姚媒婆出面，把话挑明。俞青妹和娟子若想居住在水花园，限其二日内回家商量家事；若不认可水花园了，就别再想回来。

俞青妹得到叶家强硬的口信，想了想，不敢不回来，她本来就没有离开过俞家花园，乡下走亲戚家，是骗人的。

俞青妹带了娟子回到水花园，她向叶家解释，她也不想让事态发展到现在这样。

但是俞青妹和娟子还是不肯回答凶手是谁，一口咬定：“不知道。”

叶骑门将玫红缎面丢在她们面前：“这个你们认得吗？我在林佣方的破屋里找到这个被撕下来的被面，说明凶手是他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呢？”

俞青妹呜呜哭了，娟子死不开口。

叶骑门对俞青妹和娟子说：“过二天，要重审，我要你们一起去，现在不讲不要紧，到时不讲可不行。”

二天后，此事重审。俞青妹没有办法推脱，这样叶家除了叶百世，能去的都去了。

叶家二个家丁将那个雨天见的事讲了一遍。

陆翠珍补充：“我们看了小应被杀的现场，那儿留着一条被撕了玫红缎面的被子，玫红缎面子不见了，正是那个红布包头者拿去的，缎面被子怎会出现在杂货间？丫环娟子和俞青妹应该可以解释。”

俞青妹和丫环娟子站在堂前不吭气。

赵一行呢？收了叶家的银子，也就让叶家多说话了。

陆翠珍对娟子道：“娟子姑娘，你住在杏花院，杏花院的事，你比我们知道得多，凶手是谁？比如现场为什么留条玫红缎面子的被子，是不是有人住过，住过的人是谁？玫红缎被面是否凶手撕了带走的？求你讲真话，不使叶家平白无故蒙冤受屈。”

娟子木头般站着，一动不动，毫无表情，其实上次审判，她只是答非所问“哼”了一声，其余一声没吭，可能是赵一行的诱导，人们误以为她是在回答赵一行。她忍受着人们对她的指指戳戳。

赵一行问：“娟子姑娘，你说呢？”

娟子呆了好长时间，然后接口：“赵大人……容民女讲几句……”

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。

娟子用力咳了一下，似乎给自己壮了一下胆，然后说：“出事前凶手已在院内藏了好几天，白天藏在杂货间里，由小应姐姐送饭。小应姐姐多次跟我讲起，她讨厌这个不三不四的人，所以小应姐姐根本不可能与她勾搭。事发后，因为考虑到……考虑到……我不敢讲。见叶姑爷遭打，心中难受；我想讲真话，但……我……怕……我真话、假话都难说！现在我只想对得起小应姐姐，所以我说真话，玫红缎面已被叶姑爷找到，叶姑爷是知道凶手的了！”

叶骑门听到这里，也就亮出玫红缎面：“我在林佣方住所找到玫红缎面，凶手是林佣方！”叶骑门将他到北舍找凶手，拿回被面之事说了。

娟子转而对叶骑门说：“叶姑爷。俞青妹少夫人是一个快

生育的孕妇。她需要安静，我求你好好照顾她……”娟子向叶骑门跪下磕头，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只见娟子长吁一声：“小应姐姐，我随你去……”一头往柱子上撞去。叶骑门想去拉她，但来不及了，娟子不省人事，瘫软下来，鲜血从额头冲出来。

陆翠珍一把将她抱在怀里，忙给她止血抢救……

众人没有想到不声不响的娟子，竟也是个烈性女子。错怪她了！

众人齐叹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

赵一行更没想到，站在堂前的娟子和那天站在俞家的娟子，判若两人。

赵一行命役差看看娟子是否还有救？役差回答：“老爷，无力回天！”赵一行挥挥手：“抬下。”

陆翠珍道：“慢！”她摸摸娟子脉搏，说，“我看这姑娘还有希救，让我抬回家救治；万一不行，也由我们负责下葬。”

赵一行落得个省事，说：“好吧，过几天，来向我报个信。”

陆翠珍跪道：“是，谢大人！”

叶骑门开口说：“赵大人，真正的凶手应该是林佣方……叶坤观、叶丛无罪……”

赵一行道：“凶手我会派人去抓，但叶坤观、叶丛大闹公堂，撕毁文书，理应治罪。这样吧，等我抓住了真正的凶手后，我自会发落。”

陆翠珍道：“不看僧面，看佛面，求赵大人高抬贵手。”

赵一行若再一意孤行，说不过去，所以说：“放心，不会有事的，但每人一十大板是逃不脱的。”

王秀花、陆翠珍、叶骑门以及水花园的众人一齐向赵一行跪拜：“谢青天大老爷。”

然后，一行人护着娟子回家。俞青妹也无精打采地跟在后面。

真正的凶手已经明了。叶骑门心情轻松起来，鉴于娟子撞柱前说过的话，叶骑门没有追究俞青妹，何况这次她也算去了公堂。她的预产期越来越近，失去娟子姑娘服侍，叶骑门怕她不方便，想派几个丫环去杏花院，俞青妹不要，第二天，俞青妹从娘家唤来香梅丫环和一女仆吴妈。

林佣方被役差从怡春院的门口抓获，解到县府，经受不住刑具拷问，如实招供。

林佣方等待秋后斩首示众，就此不提。

叶坤观、叶丛果然被杖一十大板，放了。

七天后，娟子醒来。她不明白自己躺在哪里？陆翠珍向她解释，并安慰她安心养伤，不必顾虑。王秀花和叶骑门也来看她，大家只字不提在知府的事。娟子谢过大家，也不多说话。

陆翠珍亲自给娟子喂吃的，娟子突然抓住陆翠珍的手说：“少夫人，你这样对待奴婢，让奴婢心中不好受！”

陆翠珍道：“看你多傻，你是为叶家才伤成这样！叶家感谢你还来不及呢！”

娟子道：“少夫人，快去抓凶手林公子。”

陆翠珍笑了：“已经抓获。”

“好！”娟子很虚弱，说完话又无力地躺下。

俞青妹回到叶家，不久孩子临产了。

俞青妹最不希望出现的情况还是出现，孩子横生，手臂先出，情况十分危险。接生婆没有办法，俞青妹绝望之际，提出想让陆翠珍帮帮忙。

陆翠珍进入俞青妹房中，凭着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接生医

术，动作细仔，双手柔软地将孩子胎位拨正，接生出个男婴，由于分娩困难，产程长，婴儿没了声息，陆翠珍倒提婴儿，拍打屁股，婴儿吐出一口水“哇……”地哭出了声。看得接生婆傻愣着眼，连称陆翠珍神奇。

俞青妹听到孩子的哭声后，幸福地昏死过去。陆翠珍为俞青妹开了几帖药，嘱人煎煮给俞青妹吃。陆翠珍筋疲力尽，走出俞青妹的院子。

第二天，陆翠珍去看俞青妹，俞青妹体力略有恢复；一见陆翠珍感动地说：“翠珍妹妹，以前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，我该死，你是菩萨心肠，还来救我；我若再做对不起你的事，天打五雷轰，让雷劈死！”

陆翠珍说：“事已过去，不提了，来求我的只有病人，没有仇敌。”

陆翠珍在水花园里干的第一件善事，让水花园内的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刮目相看。如果没有她，俞青妹母子必死无疑！众人虽然对俞青妹印象不佳，但还不至于咒她去死。大家认为像陆翠珍这样菩萨心肠和菩萨本事的女子，配做水花园的女主人，这样的女主人，让居住在水花园的船家都有安全感。

俞青妹回到叶家后，水花园的人对她很冷漠，有人暗地里议论纷纷，破鞋一只！有她没她一个样。梵红隔三隔四领着呆大到水花园找陆翠珍、蓉儿说说话，园内众人对她倒很热情。呆大闹个肚痛之类的病，梵红也领他来找“哼，姐姐”。

俞青妹身子恢复一点后，陆翠珍带着叶母和叶骑门意见与俞青妹商量：娟子再当丫环不妥，想让俞家回归娟子的卖身契，让娟子获个自由身。

俞青妹没有办法拒绝，答应等她身子好后，她会去娘

家商量这件事。

俞家妮知道俞青妹生了孩子，特意跑到水花园来看看女儿和外甥。俞青妹将娟子之事说了，俞家妮看在女儿的面子上只得同意，何况现在俞青妹身边有了环香梅和女仆吴妈，就不再用娟子了。

俞青妹满月，到娘家看望母亲，顺手将娟子的卖身契拿到水花园。叶骑门问娟子是想留在叶家？还是回家？娟子选择了回家。

叶骑门给了点生活费让娟子带回，叶坤观用船送娟子。但不多久，娟子又回来，原来叶坤观这一趟相送，二人送出了感情。叶坤观征得叶家父母同意，仍旧将娟子带回水花园，原想放在舅姆计囡身边，但舅姆不要，娟子就在陆翠珍、蓉儿身边作伴。

叶百世和王秀花一商量，决定请现成媒人为叶坤观和娟子、叶丛和蓉儿提亲订婚，叶骑门和陆翠珍已经等到这个份上，也就再推迟些日子，三兄弟的婚事一起操办，隆隆重重，比做花事更要闹猛。

王秀花自己赶到镇上，请半仙为三个儿子选择大婚日，半仙选在下月十二日。

第十五章

算机关误伤俞青妹 护家业力阻叶骑门

多行不义自遭殃，不慎一着把尾扬。

叶子报仇家不顾，娘亲劝阻百程行。

赵一行将捉拿到奸杀小应凶手的全过程，书面向京城的俞江永禀报。俞江永直后悔自己棋差一着，对整个事情经过的不了解，使得女儿声誉又受到重创。

不久，俞江永接到俞家妮的家书，知道俞青妹生下男婴。俞江永舒了一口气，感到女儿已经安全。

原平江路，城破前，张士诚将征收赋税的图籍统统烧毁，张士诚认为，这是政权稳固的命根子，不能交给朱元璋。这样有许多事情还得依靠俞江永这样的旧僚，俞江永到京不久，户部尚书又派他前往苏州处理要事。

俞江永处理完事务，就带着李元昌一起回了趟同里，他要看看女儿和外甥。

俞江永当然不会到水花园去，他捎信让俞青妹回娘家见面。

俞青妹回到娘家，算是欢聚一堂。

俞江水还是咽不下这口气，自己无意间又伤及女儿，女儿虽然添了孩子，但在叶家的日子不好过。叶骑门马上要做新郎，新娘就是那位曾是他儿媳并让他吃了一刀的陆翠珍。真是有人欢喜，有人愁，叶家人享受愉快，俞家人承载痛苦。

水花园近日正准备着叶骑门三兄弟的婚事，日子越来越近，俞江水提出这段时间俞青妹在娘家休养，免得坏了心绪。俞青妹同意。

俞江水说事情多，太阳偏西后，提出要回苏州。

俞家妮不放：“天将晚，行船不安全。”

俞江水指着李元昌介绍：“这一带的水匪首领叫疤头，就是他的舅舅。捉了我们，还得恭敬放我们。”

俞家妮没有办法阻拦。

俞江水带了李元昌，行至澹台湖时，固然遇到水匪袭击。李元昌自我介绍是疤头的外甥，水匪不认识他，捉了他来见疤头。

李元昌一走近疤头草棚，草棚旁边的人都认识，招呼：“元昌，回来啦！”捉他的水匪一见，就放他自己去见疤头，水匪也不跟进去了。

疤头一见李元昌，自然高兴：“元昌，来看舅舅了？”

李元昌却一脸不高兴：“不是，我是被抓来的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李元昌将被阻挡一事说了。

“既然你已经来了，就在舅舅这里过夜，那位俞大人，我还没有见过面，不仿认识一下。”

于是疤头吩咐备酒设宴，请俞大人和外甥。

俞江水和疤头见面，三人坐定，俞江水被疤头邀为上宾。

酒过三巡，疤头对俞江水说：“俞大人，我的手下不

知大人来到，得罪了。”

俞江永说：“不知者不为罪！……我问一下，这条路我一直行，为什么今天才遇到你们？”

疤头说：“近期投靠我的兄弟越来越多，而手头银子越来越少，没办法，才守水道，弄一些补贴！”

俞江永说：“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袭击大富的人家，比如同里水花园的叶家，而是袭击我呢？”

疤头说：“近年来，我们与叶家船队主家已有契约，他们每半年进贡一次，不想破坏规矩。”

俞江永喝了几口酒，想那叶家做事厉害，既然把水匪治服了。借着酒力，他说：“不要说进贡，你们可以把船队都夺过来，今后大富大贵就是你们的了，但你们得除掉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俞江永说：“我曾经交你办二件事，你都办得很好。”

俞江永一提，疤头就想起二桩事，一桩是绑架叶百世；一桩是引入朱元璋水军破平江城。

其实疤头，已经收编进朱元璋的水军内，因为他破城有功，就在贝方明的手下为一小官。但疤头自由散漫惯了，不习惯约束。他多次率众兄弟抢盗民财，私分侵吞，奸淫妇女，民怨不断。贝方明为稳定军心，就将他抓起，准备严惩，疤头头一扬：“死就死！”但疤头没有死成，他的一帮兄弟死命把他救出，逃出了水军。

疤头回到澹台湖，由于战乱刚结束，大小强盗越来越多，疤头一来到，倒把他们统一了。

疤头是李元昌的亲舅舅，甥舅关系很好。疤头自小没爹娘，全靠姐姐一手带大。长姐如母，但疤头不学好，不是偷鸡摸狗，就是出头露面打群架，还拉起了一支抢劫的队伍，伤

害百姓。姐姐知道后，活活气死。临终对儿子李元昌说，就是穷死饿死，也千万别跟舅舅学。李元昌虽然没有加入舅舅的一伙，但家境贫困，全靠舅舅供他衣穿和读书。直到李元昌闯到平江，遇到俞江永，才不用疤头的供给。

俞江永知道了李元昌有这个舅舅后，将自己想办而不敢办的事，口述给李元昌，让李元昌口述给疤头。俞江永多少精明，不落手迹，这样做神不知鬼不觉，如果有人找上他，他也能赖掉。

他现在想杀叶骑门，同样想借助疤头的手，达到自己想达到而不敢达到的目的。所以咬牙切齿地对疤头说：“这个人是水花园小主人叶骑门。袭击他，他房内的番外宝贝也不会少。”

疤头想了想说：“我可以除掉叶骑门。但是我不熟悉水花园的地形。绑架叶百世时，接触过他的二个兄弟，武功了不得。”

俞江永说：“你尽量避开他的二个弟弟，我给你画张草图，你认一下叶骑门晚上睡觉的地方，到时专门袭击叶骑门。”他要了纸墨，画张草图，图中标出“天香院叶骑门”。俞江永其实没有进过水花园，大概地形，是他平时从俞青妹嘴里了解到的。他见疤头看懂后，就想撕去。疤头抢下：“我不识字，你让我看仔细后，再撕不迟。”他就没有撕，嘱疤头看后无论如何要撕掉。疤头答应。

俞江永问：“准备什么时候行动？”

疤头说：“二三天内！”

俞江永认为这二三天内，俞青妹还住在自己家里，再说这次要疤头专袭天香院叶骑门，其他事也就不再噜苏。喝完酒，拿出10只20两的银锭，拜谢疤头，就和李元昌离开了。

谁知接连下来四天阴雨，直到第五天，才放晴。疤头的行动也就推迟到第五天。

俞青妹等父亲走后，在娘家住了三天，孩子哭闹了三天，寝食不宁，香梅和吴妈想尽办法，都没用。俞青妹知道孩子病了，就让香梅到水花园看看陆翠珍在不在？香梅去了一会，回来说：在！

因雨天，陆翠珍和蓉儿原本打算回北舍，等待大婚正日花船来接，但还没来得及动身。

这样俞青妹抱着孩子和香梅、吴妈回到水花园，找到陆翠珍，让陆翠珍给孩子诊治一下。

陆翠珍仔细观察，断定孩子着了凉，正在发烧，她给孩子开了些汤药，吩咐如何服用。

第二天，看看孩子略有好转，就又开了几帖。这样陆翠珍和蓉儿才离开水花园，回北舍。

就在这天夜里，疤头领着20多个水匪，每人身穿黑色衣服，蒙着面，摸到水花园。

上岸，先结果二个家丁，把家丁拖入水中。水花园因为前不久出过丫环命案，所以防范严密，夜里有几支打更巡夜队。

疤头带了20多人躲过巡夜、打更人，按着图示方向摸向天香院。雨花院、杏花院、天香院、卧云院、嘉荫院、崇本院六院相连。现在的人员布局是雨花院住着叶父、叶母、叶从和佣人；杏花院住着俞青妹和丫环、女仆；天香院住着叶骑门、叶坤观；卧云院原住陆翠珍、蓉儿和娟子，这几天回娘家；嘉荫院住着计因；崇本院空关无人。

院落一条中轴线上，天黑，外加巡夜的家丁干扰，给疤头判断天香院带来了难度，他弄不清哪个是天香院？他站

在杏花院墙外，对手下说，索性每个院落都抄他一遍，见物就抢，见男人就杀，见女人随便处置……

水匪分头行动。

疤头和二个手下，选定杏花院。一个水匪飞掷一只飞梭，扣住院落高墙，然后翻身入院，开门。

进入杏花院，疤头径直上楼，几乎不费什么力就拨开了俞青妹的房门，屋内香烛微燃，借着一丝光亮，他看清床上躺着的是个年轻女子，既然不是男子，他把手中尖刀插好。

疤头将熟睡中的俞青妹拉起，俞青妹受了惊吓，尖叫起来，疤头吓唬道：“别出声，不然杀了你。”俞青妹不叫了，疤头一手叉腰，一手将吓得缩成一团的俞青妹提到香烛处，借微光一瞧，有几分姿势，疤头脸上露出狞笑。疤头知道自己摸错了门，这里没有要杀的叶骑门，但这里有个美娇娘，更对他的胃口，他见女子就像只饿狼：“娘的！快点灯。”他逼迫吓得嗦嗦发抖的俞青妹点亮一盏灯，在灯下将俞青妹转来转去，摸来摸去……他令二个手下到别的房里去看看。

手下明白，疤头要独自享受。

二个水匪退出，下楼。然后闯入丫环香梅和女仆吴妈房中。二人见吴妈年纪有点，不感兴趣，眼睛都盯住了香梅。其中一个水匪嫌吴妈碍手碍脚，打发吴妈：“去，准备点东西慰劳我们！”吴妈战战兢兢地点点头，去准备东西。她见没有人跟着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冲出院门狂喊：“来人啊……有贼……来人啊……有贼……”夜空中，声音特别响。

天香院的小楼内，此时正在打斗。原来，三个水匪已经摸进门，举刀正对着熟睡的叶骑门砍去，但是三个水匪都被绊倒，叶坤观在他们翻入院时，察觉异样，急起身，拉开门，

见三条黑影向大哥楼上移动，也跟上楼，等水匪拨开门，向床上砍去的一瞬那，他跳出来，黑暗中他不敢乱出飞镖，所以拳脚相加。趁三人倒地之机，叶坤观拉起被惊醒的叶骑门冲下楼。楼上打斗声又起，黑暗中水匪搞不清对方是谁？等到他们弄清对象，叶坤观和叶骑门早已离开。

进入卧云院、崇本院的水匪，一无所得，连个人影也不见，转而都分散到其他四个院落去。

嘉荫院里只住计因一人，这位守财奴不喜欢别人与她一起住，仆人和丫环都不要，心中只有她的财宝，生怕被别人窥探到。水匪进了院落，拉出计因，硬逼她交财宝，计因死不开口，一个水匪动手抽打计因耳光，几个水匪在屋内翻找。计因平时喜爱把财宝分散在各个角落，水匪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一些，很兴奋，一个水匪正在翻荷叶包袋，里面是几只精致的小饰物，计因不顾一切扑上前，夺过荷叶包袋，水匪没想到她会抢夺，愣了一下，回过头来将计因一拳击倒。计因倒在地上还死死抓住荷叶包袋不松手，口里大喊：“坤观过来，坤观过来……”岂知她的声音已经很虚弱，就是嗓门最大，也传不到天香院里。她的喊声，反引来致命的脚踢，她口吐鲜血，不再吱声。

五个手握大刀的水匪进入雨花院，刚进入院内，就被叶丛挡住，叶丛手中无兵刃，赤手和水匪打斗起来。因为水匪手中有大刀，叶丛神掌施展不出，他只能扫腿，扫倒一个水匪，抢过他手中大刀，挥舞着迎击，那五个水匪眼看要败下阵来，冷不防楼上传来王秀花哭喊声：“叶丛，救……快救爹……”原来有个能飞檐走壁的水匪，从墙头上翻进雨花院，听见楼下正在打斗，就趁机摸进叶氏夫妇的房中，借着房内灯火，见床上睡着对老年夫妇，他一把拎起男的，往肩上一

扛，就出了门。床上的王秀花一看，不顾一切扑出房来，向楼下大喊。

叶丛听得喊声，回头见有个黑影向楼下移，肩上扛着个人，不用问，就是爹了。叶丛冲上前，那黑影道：“不用过来，否则我一刀结果他！”叶丛看到黑影手中寒光一闪，知道对方手握尖刀，为了爹，他不敢靠近，那几个和他交手的水匪，趁他回头之机，马上拥过去围住叶百世，与他对峙起来……

再说女仆的叫声早已惊醒了水花园众人，大家纷纷拿起棍棒，朝雨花院和天香院而来。

嘉荫院、天香院的水匪，听到院外喊声，知道时间呆长了不行，各自慌忙抓了点东西，退出院子，朝湖边逃去。

杏花院正在图谋不轨的疤头，还没有顺畅，就听得喊声，慌乱穿起衣服，那张没被撕去的“指示地图”，从衣服里滑落在地。

穿好衣服的疤头，舍不得放下眼前的女人，胡乱地抓了俞青妹的几件衣服，往她身上一披，扛着俞青妹就往外逃。

香梅站在房中，单薄的衣衫早已被撕个精光，本来已成为砧上鱼刀下肉的香梅，因为二个水匪争先恐后，二雄不并栖，反倒救了她。外面的叫喊声一片，院中有疤头的催促，二个水匪丢下香梅，拥着疤头，朝湖边跑去。

叶骑门、叶坤观领着家丁来到雨花院，雨花院内6个水匪用叶百世作盾牌还在与叶丛对峙，王秀花冲下楼走到叶丛身边，叶丛护着王秀花，步步紧逼，双方在院中打转转。叶骑门举着火把，借着火光，看清水匪劫持着爹，而且用尖刀对着叶百世，威胁叶骑门等人后退，让路！

叶骑门只得示意让道。

双方相峙来到湖边。众家丁与20多个穿着黑色夜行服的

水匪在湖边对打，架着叶百世的几个水匪来到，众水匪继续用叶百世作挡箭牌，向湖边退去。

叶坤观和叶丛想追，叶骑门一拦，别伤着爹。

叶家人眼睁睁地看着水匪上船，船撑开。因有叶百世在船上，叶坤观的“排山倒”飞镖施展不出。

船开出一段水面，疤头点火，认一认被他们作盾牌的人，一看，认识，不就是绑架过的叶百世吗：“上次你没死，这次定叫你死。”

疤头一把尖刀刺向叶百世，叶百世中刀，跌入水中。

水匪逃走了，叶家人还站在湖边。

吴妈来报：“俞青妹不见了……”

有家丁想起，刚才和水匪交手时，看到有个人肩上扛着东西，像是个人，可能就是俞青妹。

叶骑门回过神来，带头冲到杏花院。杏花院内不见俞青妹。虽然叶骑门和俞青妹并无夫妻之情，但俞青妹住在水花园内，就是水花园的人。俞青妹的孩子睡在女仆和丫环房内，无碍。丫环香梅因惊吓过度，正在哭泣，女仆吴妈过来劝慰。

在俞青妹的房内，叶骑门捡到张纸条，叶骑门细看，水花园的主要建筑都在地图中标出，重点标出“天香院叶骑门”。显然，水匪是冲他而来的，看来远贼必有近脚，这个“近脚”恶毒得很！

叶骑门细细辨认“指示地图”上的小楷字，字体有些功力，像是临摹过赵孟頫的字，很眼熟，想不起哪里见过！

“不好，坤观的舅姆不行了。”家丁冲过来叫叶骑门。

叶骑门来到嘉荫院，叶坤观已经到了，正跪地抱着“舅姆”叫喊：“舅姆，舅姆……”计因睁开眼，手中还握着只空荷叶包袋，她对“外甥”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夺回珠宝……”说

完就断了气。叶坤观痛哭：“舅姆，都是我不好，没能照顾您……”

第二天，叶百世的尸体浮在同里湖面上，叶家人打捞上来。

叶骑门让吴妈和香梅速将俞青妹被掳的消息向俞家禀报。俞家妮一听，差点晕倒。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？马上差人到苏州向俞江永禀报，让他快救女儿。

俞江永还滞留在苏州。他正在幻想疤头如何杀了叶骑门，叶家断子绝孙，这份家产女儿外甥也有份额，真是美梦连连。哪想家里却给他带来这样的消息，犹如晴天霹雳，他气急败坏地大骂：“混蛋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叶骑门安然无恙，却把我女儿掳了去。”他一方面让李元昌速去救俞青妹，另一方面对来说，“去，去对叶骑门说‘一定要把俞青妹寻回来，不然我们俞家与他们叶家没完’。”

再说疤头强行将俞青妹抢到家。所谓家，也就是一间破落的草棚。天已经蒙蒙亮，他不顾疲劳，奸污了俞青妹；完事后，他要俞青妹答应留下来做他的压塞夫人，俞青妹泪眼闪闪，不肯答应。他吓唬说，如果不答应，就让手下的人轮奸。

俞青妹恐惧了，她知道这种人是什么事也干得出的。无奈只得暂时点点头。

疤头哈哈大笑，他托着俞青妹的下巴：“只要肯做我的夫人，我会称你心的！”

李元昌赶来，问舅舅俞青妹是否在他手中？疤头承认，但不肯放人。他说俞青妹已经答应做他的压塞夫人，过几天他要举行隆重的婚礼，他希望外甥也来参加。

李元昌说：“舅舅，这是俞大人的女儿！”

疤头惊奇地问：“既然是俞江永的女儿，为什么事前不讲清楚？俞江永又为什么三番五次要加害女婿家？”

李元昌说，这个他也搞不懂。

疤头说：“元昌，你别为俞江永求情了，他女儿嫁给我，不会吃亏的。”

李元昌说：“舅舅，你怎么会叶骑门不杀，却抢了俞大人的女儿？”

疤头说：“黑夜里根本看不清，只感到院落一进进都一样，搞昏了头，我们分头闯入各个院落，我撞上了她。”疤头嘿嘿一笑，“元昌，舅舅交好运了。”

李元昌说：“不行啊，舅舅，俞江永非要回他的女儿！”

疤头脸一横：“谁说不行，人在我手里，有本事，让他从我手里抢！”

李元昌和舅舅谈不下去，只得回苏州。

俞江永一听，差点厥倒，对李元昌说：“我和你一块儿去！”

俞江永和李元昌一到疤头的草棚前，早有人报知疤头，疤头将俞青妹肩上一扛，就躲到旁边的草棚里去了。

俞江永来，找不到疤头。他让李元昌找，李元昌虽然熟悉周围的人，但周围的人不与他配合，他无法找。这样，俞江永和李元昌等了大半天也不见疤头的影子，倒是饥肠辘辘，没人招待他们，只得空手而返。

疤头白天弄来二个婆娘看守俞青妹，晚上从来不锁门的草棚门上，也挂了把锁，里面成了他和俞青妹的世界。

俞青妹呢，嘴上答应，心中还是想要逃，她挂念她的孩子，孩子的病好了吗？虽然有香梅和吴妈照看，但她要奶孩子，所以她暗暗观察，寻找机会。

白天俞青妹向二个婆娘求情，让她们放了她。二个婆娘自然不肯：“放了你，我们倒霉了。”

俞青妹说自己乳房胀，要奶孩子，她想回去把孩子弄来。

二个婆娘劝道：“最好别把孩子弄来，弄来了，你的孩子就倒霉。”

俞青妹只是寻找借口，她当然不会将孩子弄来，弄来了，她更难以脱身。

李元昌三天二头来找疤头，疤头不是躲他，就是干脆回绝：“不行！”

一日，疤头对俞青妹说：“明天，我就和你拜堂成亲。省得你爹来向我要人。”

俞青妹脸上故意装着笑，问：“我爹，知道我在这？”

疤头说：“这次想杀叶骑门，就是你爹让我干的！”

俞青妹一震，她可不知道这些。但她理解爹，爹要杀叶骑门？自然是为她，怕她在叶家再受委屈。现在弄到这样的地步，爹一定更想不到。

等疤头睡着，酣声兴起，俞青妹轻轻地爬起身，穿好衣。她知道疤头门上的钥匙放在枕边，她摸到了钥匙，开了门，逃了出来。

夜，新月高挂，繁星闪烁，阵风吹来，树叶簌簌作响，俞青妹打了个寒颤，她不认识路，前面就是湖泊，东南西北不知从何走？

俞青妹沿湖走，她想找条船，让船家送自己回家。走了约一二里路，她终于看到船只，不是一条，而是几条，拴在一起。

她走近船只，船上不见人，岸上却出现四条影子，厉声问：“干什么？”

还没等她回答，那四条黑影看清她是个女的。其中一人笑嘻嘻地问：“美人，哪里去？”

俞青妹回答：“同里！”

“洞什么里，还是船里吧”其中一个哈哈大笑，伸手就来抓俞青妹的手。

俞青妹绝望了，难道刚刚逃离虎口，又落狼窝。

那四个人，其实跟疤头是一伙的，但他们并没见过明天即将上任的压塞夫人，更想不到疤头身边的女人会半夜逃出来。

四个人强行拖俞青妹到船上，欲行非礼。

俞青妹发急，抬出父亲来压他们：“我是当今户部侍郎的俞江永的女儿。”

四人一听，其中一人说：“什么四郎五郎的？我们不懂，只知道今天你是我们的，哈哈……”

俞青妹又说：“我是水花园的女主人，我有钱，我可以给你们钱，求你们放过我。”

四人听到水花园怔住了，问：“难道你就是疤头想娶的压塞夫人？”

俞青妹连连回答：“对，对！”

四人不认识压塞夫人，但知道不久前袭击水花园的事，其中一人还参与了那次夜袭，所以一听水花园，就不敢再放肆，拉着俞青妹就来找疤头。

草棚内疤头还在大睡，四人推醒了他，把俞青妹交给他，向他说明了情况，就走了。

疤头虽然还有点迷糊，但他听清了手下人的话，知道俞青妹想逃。看看俞青妹这会儿衣衫不整，不由怒气冲天，顺手就抽了俞青妹几个耳光。

俞青妹生育孩子才二个月，本来身体还没复元，刚才受了惊吓，现在吃了耳光，顿时鼻孔出血，身子瘫软下去……

疤头一见急了，抱住俞青妹：“宝贝，你醒醒……”但是任凭疤头怎么摇，俞青妹没有声音。

疤头对俞青妹是动了真心的。他抢过好多个良家妇女，他只是把她们作为发泄兽性的工具，不仅自己享乐，而且还纵容手下人。这些良家妇女，大部分都是有来无回，最后被他们丢在湖中喂了鱼；难得有几个逃走的，算是幸运。

俞青妹例外，疤头看得心满意足，一心要娶她为压寨夫人，从此和她相伴。不想俞青妹当他的面答应，背地里也会逃。他一时性起，没加考虑就打了她。抽出去的手也如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。等到后悔，已经来不及。

慢慢苏醒过来时俞青妹，目光呆滞，神态失常。任凭疤头如何叫唤，她都害怕得缩成一团，眼里含着哀怨和痛苦。连大便小便都不能自控，弄得疤头皱紧眉头。

李元昌再来时，疤头同意让他带走俞青妹。李元昌还带来俞家的一些珍宝，疤头一点都不要，悉数退还。

李元昌解救俞青妹成功，本可向俞江永报功，但他看到俞青妹神态不正常，不敢带她到苏州，就直送同里俞家花园。

俞青妹进娘家连自己的亲娘也不认识了。俞家妮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家中已有个呆儿，又添个疯女。

李元昌要走，俞家妮拉住他，要他把俞青妹带到她父亲身边去，让俞江永看看女儿，如何处置？

俞家妮哭哭啼啼送走俞青妹，也不想与叶家打个招呼。

再说叶骑门听到吴妈和香梅回来的传话，俞家要他找回俞青妹，否则没完！叶骑门也没有办法，只得报官。

赵一行接到禀报，感到十分为难，水匪如此之多，到哪里去寻俞青妹？叶骑门说，这群水匪中有几个人身怀绝技，看来是澹台湖的。澹台湖一带不属于赵一行管辖的范围，所以他也为难。他知道俞青妹是户部侍郎的爱女，呆在家被掳去，传到皇上面前，他的官位不保是小事，脑袋也怕保不住。

赵一行和叶骑门分别派人到澹台湖周围一个个村落去找，找得很辛苦，但根本不见俞青妹的影子。

再说，也不见俞家再上叶家或官府要人。赵一行、叶骑门只得主动找上门去商议办法，那知遇到个俞家妮冷冷地说：“不用找了，人回来了，弄坏了身子，送到京城她爹那里去了。”

叶骑门肚中寻思：他和赵一行兴师动众，不见俞青妹的踪影；他俞家不动一卒一兵，怎么一下子就找到了俞青妹？

叶骑门无意间，目光接触到正厅上俞江永手书的一副对联：

奇石尽含千古秀，异花长占四时春。

叶骑门想起来了，这字迹和那张草图上的小楷字相似。

叶骑门坐不住了，记得疤头第一次绑架父亲时，也说过有人指使他干的；这次又见到那张指示草图，莫非这个“近脚”，就是道貌岸然的俞江永？

叶骑门回家将自己的猜测对母亲说了，王秀花认为儿子分析得有道理。当初俞家嫌叶家在他们前面造房，结下怨恨，后来虽然不再谈起，可能是暗中实施谋杀叶百世的毒计；现在夜闯水花园，想攻击的目标是叶家小主人叶骑门。但是杀错、抢错了人，所以接下来俞家能很快将俞青妹解救出来。

为了证实这一点，叶骑门觉得最好获取一点俞江永的手迹，这样就更清楚地揭开这个伪君子的面目。

叶骑门与母亲商量，写了一封信，以询问俞青妹的情况

为由，讨俞江永回信。他派叶丛送往京城，过了几天不见俞江永回信，又写了一封，派叶坤观送去。

再说李元昌带给俞江永是个疯癫的女儿。这位“俞大人”策划的整场变故，女儿成了牺牲品。他痛不欲生，老泪纵横，把疤头和李元昌一起骂了：“你们都是畜生！为何把我女儿折磨成这样。”

俞青妹突然眼中闪光出亮：“爹，我没疯！”

俞江永和李元昌都傻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俞青妹说：“爹，我不这样，怎么会见到你？”

俞江永悲喜交加：“青妹，你受苦了！”

俞青妹说：“爹，你要为我作主，女儿苦命，男人竟然都这样欺负我。”

俞江永说：“青妹，你没事就好。爹一定要为你报仇！”

俞青妹又说：“爹，我既然来了，就不想再回去，我儿子那头想办法照顾好。”

俞江永点头：“青妹，放心，暂时有吴妈和香梅照顾，你安心与爹在一起，爹不会让你再受苦了。”

李元昌着实一惊，他从舅舅处把俞青妹领来，一直以为她疯了。这才把她送同里，从同里到苏州的路上，还小心翼翼地照顾她，没想到她把自己也骗了。

李元昌30多岁，还没有结婚，开始和平江路俞江永身边谋到个差事。他对俞江永言听计从，俞江永带他到京城，继续做他的随从。

俞青妹心中恨叶骑门冷落她，恨疤头奸淫她，更恨已经杀了头的林佣方玩弄她。现在她对爹身边的李元昌倒有些依恋，她认为他救了她，一路上她暗地里观察，觉得他还算斯文。所以背着爹，她向爹提出，要嫁给他。

俞江永也动心了，是啊，李元昌还没有结过婚，而且是自己手下，可以左右他，最主要的是，这以后可以将女儿、女婿收在身边一起生活。

俞江永刚见到俞青妹时，怒斥李元昌，现在要将女儿嫁给他，换了一张笑脸。

俞江永将李元昌大加赞赏说一通，而后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

李元昌不加考虑地就答应了，俞江永大喜。

李元昌是个穷秀才，还没有挨过女人身体，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，办事也干练，他不分好恶，盲目忠事于主子。俞江永正是看中他这一点，所以才会叫他带信给疤头，干俞江永想干而又不便干的事。

李元昌也有心计，俞江永想把被男人糟蹋过的女儿嫁给他，他是无法回绝的。再说这个原本将成为他“舅姆”的俞青妹，既然会装疯病把所有的人都欺骗了，她也是不好惹的。现在他们既然看上了自己，自己就是乘龙快婿，到时自己地位一变，还怕什么？这是一只仕途阶梯，别人要攀还找不到踩脚点呢？

在苏州，俞江永就为俞青妹、李元昌简单操办了婚事。

俞江永回到南京，就接连收到叶骑门的二封信。他冷笑：“这个前任女婿，突然关心起他的女儿来了，莫不是知道我升任户部侍郎，有意讨好？哼，晚了！我才不会上这个当，我一定要寻机为女儿报这个仇。”俞江永有意对叶骑门封锁俞青妹改嫁的消息，他恨透叶骑门，叶骑门和女儿本来就是一对尴尬夫妻，他从来不把叶骑门当女婿看！

俞江永给俞家妮的信中，也再三关照，别把真相告诉叶家，但要叶家把外甥安排好。

俞家妮见女儿平安无事，心中也是个安慰，其他的，就不再多言。

俞江永看完叶骑门的来信，盛气凌人不屑一顾地执笔回了一信：

叶骑门：

女儿在汝处，冷落寂寞，突又遭此奇辱。经友多方营救，将女送至吾处。但女健康已损，汝有不可推卸之责；女若再不太平，汝也别想安逸。汝等别高兴太早！

叶骑门接到回信，冷冷一笑，对照笔迹，劫院杀父“近脚”已经明了。特别是信首“叶骑门”三字与草图中的“叶骑门”不差分毫。

王秀花大骂俞江永，早知这样，当初真不该同意接受俞青妹，现在俞青妹还留个孽种在叶家，叶家倒是弃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

王秀花嘱咐叶骑门将信纸收藏好。

收藏了信纸，叶骑门顿生复仇之念。回到天香院，他对天盟誓：“我要杀了这个伪君子，为爹报仇。”他的二个弟弟也跟着发誓。

叶骑门决定带叶丛去京城刺杀俞贼。叶坤观留下为父亲和舅姆守灵。叶坤观不肯，叶骑门一定要他留下照顾好水花园。叶坤观只得留下。

叶骑门和叶丛避开众人视线，雇船向京城进发。

叶骑门一走，引起了水花园不小波动：叶百世眼见要断七，新主人叶骑门怎可离开水花园？叶丛也不见了。

王秀花只得问叶坤观。叶坤观不肯说，但王秀花还是猜测出来了，儿子肯定是上京城找俞江永报仇去了。她不由着

急起来：俞江永现在的身份不是我等百姓杀得了的。叶百世刚走，儿子不能再出事。亲生儿子若有个闪失，叶家真是灭顶之灾了。她后悔自己一时粗心，没有防范血性儿报仇心切，她越想越急，也等不得叶百世断七，带上叶坤观等人驾馱快船追赶到京城。一路上她说服叶坤观无论如何要阻止行刺俞江永，不然叶家完了。

数天后，叶骑门和叶丛先到了俞江永南京的府邸前，原来，俞江永已在京城娶了二房和三房，留着俞家妮在同里守着他的后花园。

俞府门前有家丁阻拦不让进。叶骑门想了想，只得自我介绍：“我是俞江永的女婿。”

家丁大笑：“女婿？怎么多出个女婿？俞大人说，他就一个女儿，如今女儿、女婿就在府内，怎么凭空又冒出个女婿？”

叶骑门觉得奇怪，这里也有女婿？

家丁见叶骑门迟疑：“不信，让我唤俞大人的女婿出来和你相见！”

等了不长一会儿，里面果然出来个30多岁瘦长个的李元昌。李元昌不认识叶骑门，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叶骑门道：“我是同里叶骑门。”

“噢，你就是叶骑门。”李元昌脸上堆起笑。

“我想见俞江永。”叶骑门说。

“对不起，岳父不在。”李元昌说。

“岳父？”

“对，我已经和俞青妹结成夫妇。”

“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听说你也要结婚了，你难道还在乎俞青妹？”

“俞青妹孩子还在我家，她要结婚，也得与我叶家打个招

呼，怎么一声不吭地与你结了婚？”

“俞青妹被水匪捉走后，生了疯病，我是见她可怜才接纳她的。”

“不管怎么，俞青妹没有得到我叶家休书，不可嫁人。”

“那你找我岳父大人说去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还没有问你的尊姓大名？”

“免尊，姓李，名元昌。”

“李元昌、李元昌……”叶骑门心中一遍遍地念着这个名字，好熟啊，在哪里听过？

叶骑门不再噜苏，带着叶丛快步离开。但是就在他转身之际，突然想起来了，这个“李元昌”不是第一次接触疤头时，提到过的外甥吗？也就是唤使疤头，绑架父亲的那个人。原来，他和俞江永是一伙的，这样更证实，疤头对叶家的所作所为，全是俞江永指使的。

入夜，二个黑影翻进俞府。他们避开来往的家丁，循着灯光找，首先见俞青妹和李元昌正在灯下调情。

俞青妹将一件新衣往身上一披：“好看吗？”

李元昌说：“美人用得着打扮吗？你若引得别人失魂落魄，我不又要孤身一人……”

俞青妹开心地一笑：“算你福气。”

李元昌说：“就是嘛，你不聋不哑，不痴不呆，要才有才，要貌有貌，谁让有些人不识你呢？”

俞青妹又是开心地笑。

黑影死死盯着俞青妹，轻轻说了声：“嘿，俞青妹没疯？”

二个黑影转到另一灯光下，找到了俞江永，俞江永也在灯下和一个年轻女子在调情，丑态百出。二条黑影怒不可遏，其中一个拔出尖刀正欲投掷过去，不想被旁边横站出一

个黑影死死抓住手腕，那黑影轻轻叫道：“大哥，小弟，切不可。”原来，横钻出来的人是叶坤观，先前的二个黑影是叶骑门和叶丛。

叶骑门对叶坤观说：“大弟，你放手。”

叶坤观不放手：“大哥，我想起姐姐的死，我也想将俞贼立即处死，但是娘不许，她急着找你。”

叶骑门忙说：“大弟，我要报仇，娘一定允许的。”正在此时，俞江永身旁的女子起身关了窗，挡住了三人的视线。

叶丛想冲上前，叶坤观一拦：“是娘叫我无论如何要阻止你们，她让你们马上去船上见她。”

叶骑门对叶丛说：“小弟，就看你的了。”

叶丛领会，一纵身跳到窗前，但是院内的家丁发现了，惊呼：“谁？”叶丛不顾一切，用力将窗一推。俞江永已经听到声音，急忙抓住女子往面前一挡，自己躲在哇哇叫的女子身后。叶丛见家丁上来，慌乱地掷出一刀，这一刀没有击中俞江永，却击伤了女子。家丁冲上来，叶丛奋力脱身，纵身跳上房梁，逃走了。

“来人，有刺客……”俞府内一片混乱。

叶坤观带着叶骑门从另一方向翻墙逃出俞府，来到安全处，叶骑门生气地责问叶坤观：“都是你！”

叶坤观不语，他们先到叶骑门和叶丛的停船处，遇到叶丛，然后一起来见母亲。

王秀花铁板着脸，这几天来她一直坐立不安，担心儿子出事。她对叶坤观说了看法，奸人俞江永是可恶，但不是我等百姓可以制服的；我等百姓要杀俞江永，是要付惨重代价的。叶骑门出了事，要牵扯叶家好多人，叶家从此就断子绝孙，多少年的心血白费了；叶骑门不出事，叶家

也从此生活在阴影里，提心吊胆，不得安宁。王秀花认为叶家只有远离俞家，反正俞青妹也不在叶家了，不要去和俞家接触，才是万全之策。所以她要叶坤观无论如何制止叶骑门的鲁莽行为。

叶坤观也为难，按他的心思，最好杀了俞江永；但母亲的话，也是有道理的，难道叶家真的要面临灭门之灾？看母亲急得坐立不安，他倒向了母亲，制止叶骑门和叶丛，但差了一步，叶丛尖刀还是掷出了。

王秀花随即向叶骑门询问事情的经过，当听得叶丛的尖刀已经掷出时，马上说：“不好，此事一定会惊动老贼，不知老贼还会想出什么花样来毁我叶家，明箭好躲，暗箭难防。”

王秀花说着说着，对叶骑门厉声喝道：“大逆不孝之徒……你对得起死去的爹吗！”

叶骑门向母亲下跪道：“娘……我们不能老是处于挨打地位。”

“住口，你不告而别，带着小弟去行刺，你……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活着的亲娘吗？”王秀花泪水连连。

“娘，孩儿知道错了。”

“你给我跪着，好好想想，俞家有权有势，这种人得罪得起吗？他要报复我们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”

叶坤观说：“娘，你这几夜没有合过眼，该去休息了。”

王秀花对叶骑门道：“儿啊，你若丢了命，娘也活不成了。”

叶骑门道：“娘，孩儿再也不敢了。您先去休息吧……”

王秀花感到一阵眩晕，人向后倒，叶骑门、叶丛抢上一步扶住母亲：“娘，娘……孩儿知错了……”

叶骑门立即命令开船返回。

母子几人从京城回来后，重新为叶百世和计囡做断七。

陆翠珍、蓉儿、娟子也已经回到水花园。因为叶百世突然去世，三兄弟的婚事都要推迟三年。三个女子是作为未过门的儿媳帮助料理丧事的。

王秀花身体虚弱，陆翠珍、蓉儿、娟子就留在水花园，帮助调理王秀花的身体。

王秀花太累了，这一次京城之行，虽然追回了叶骑门，但担惊受怕，她病倒了。

王秀花这一头，期望三个儿子早日成婚，但是新亡的夫君这里，照规矩要守孝三年，不得成婚。当然是虚三年，她算算日子，决定将婚期放到第二年的三月初二，正好挨过夫君一年后的忌日，也算是虚三年。王秀花认定这个日子是“天顺地应人和”吉佳日，叶家一向择此日做花事，到时自己的身体也可望复元。

请教半仙，也认为很好。

第十六章

泄私愤借得皇家刀 趁婚宴欲毁叶家门

打蛇不死生祸害，恋土叶郎不离园。

暗箭难防奸佞恶，皇家激怒叶家獠。

叶骑门没能成功行刺俞江永，俞江永抓住了叶丛留下的尖刀，尖刀柄上“叶”字，早被叶丛处理得看不清了，但是俞江永还是猜到是叶家干的。因为家丁告诉他，白天他家乡有个自称是他女婿的人来过，他的二个“女婿”在门口碰面相争。俞江永猜到叶骑门绝对不会真的来向他索讨女儿，而是别有用心来的，当然他不可能猜到今晚要来行刺他。

叶骑门虽然一介书生，但他的二个弟弟武艺高强，十分厉害。俞江永寻思，叶骑门这次行刺没成功，必定还会有第二次，有叶骑门在，他俞家就不得安宁太平。所以必欲置叶骑门于死地而后快。

俞江永有了心，报复的机会就会千方百计地找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逮到了良机。

朱元璋再次强令江南富户，迁移京城。上次叶骑门向赵一行送了礼，赵一行收了。赵一行做了手脚，让别人去做替

罪羊。这次又分配到迁京名额了。

刚到任的户部侍郎俞江永最关心的就是叶骑门迁京。当初叶百世建造水花园不听劝告，非要造在俞家花园的前面，和俞家过不起。现在倒好，轮到天皇老子让他搬迁，他叶家不得不迁。

可是等到上报迁京名单时，吴江又是没有叶骑门，叶骑门是江南首富之一，怎会屡次没列在名单上？

原来叶骑门得以第二次溜号，也是送了重礼的。这次叶骑门送礼还请陆三官出面的。

陆三官现在成为赵一行家的常客，赵家人生病，非请他不可；有时赵家人没病，也要请他上门开点补药，滋补身子。陆三官虽然不想巴结权贵，但他明白，这些人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凤凰落地不如鸡，虎落平原被犬欺。就如上次女儿被囚俞家，他和叶骑门明明掌握了凭证，但就是打不赢官司。官场如戏场，虚假得很，所以有机会接近官员，总比到时一筹莫展的好。正因为这样想了，所以陆三官也是尽量和赵家搞好关系，利用这层关系，帮助叶骑门再将迁京名额换作别人。

俞江永自上而下，略作一分析，卡在哪一关上就清楚了：好你个叶骑门，竟敢与皇上相抗，送你个“奸顽富豪”，够你受的了。朱元璋猜忌好杀，犯者不问虚实，若逢他一怒，必死无疑，到时你不是散财弃家，就是脑袋易位。这回不用我俞江永出手，可以借刀杀人。

俞江永想到这里，就给赵一行手书一信：

一行仁兄明鉴：

汝得了叶家多少好处，二次将富豪叶骑门迁京之名置换他人？近年来吾见汝家大置田产，生活滋润。

接信后，速将叶骑门家产及迁京之名一并报吾，不得延缓。特预相告！

赵一行收到来信，暗自叫苦，此事转来转去，转到了叶骑门的冤家对头手中，难办了。他如实对叶骑门讲了，赵一行说：“现在二条道，一条是添上迁京之名，另一条是想法让俞江永松个口。”赵一行问叶骑门怎么办？

“我，迁京不去，俞江永也不敬！”叶骑门振振振有词，“俞江永人不正，位高而不敬！”

赵一行急了：“书呆子，现在就俞江永这一关了。只要他这一关过了，就是过了，因为皇帝不会亲自来督查。”

叶骑门说：“我不敬，杀了我的头也不敬。匹夫不可夺志！”

赵一行一看叶骑门讲不通，去找王秀花。从心里讲，赵一行也不愿叶骑门这棵摇钱树离他而去。

王秀花感到为难：“俞江永是叶家的对头，他不肯放过叶骑门的。”

赵一行从自己居位多年的经验出发，说：“未必，已到这一步，如果你不肯再走下去，那么就全功尽弃，你们叶家只得迁京。”赵一行反复阅读俞江永的信，他是眼皮贴着钱币，理解为俞江永有意要和他分赃，争抢这些耀眼的财宝。俗话说“钱会摆，银会渡”收得了宝贝，不愁办不好事。

王秀花听从赵一行的意见，暗中将自己珍藏的部分珍奇异宝，如金、银器皿，玉龙形佩，象牙桥形笔架，六猴争果玉石雕刻，玛瑙龙凤觥，翡翠绿兔，拿出来给了他，另加一千两银票。王秀花瞒着叶骑门，她知道儿子绝对不会支持她的。

赵一行接了这些光灿灿的至宝及银票，与叶母相商，第二天亲自带了叶丛和役差一起送往京城。赵一行实在是想趁

机讨好俞江永。此时的赵一行是鱼见食而不见钩，人见利而不见害。

赵一行见了俞江永就说：“俞大人，人贵而受人敬之，近来叶家出钱出财专程要我转送与您，重修旧好。”

赵一行认为自古以来“官不打送礼者”。我赵一行是这样，相信俞江永也是这样。为叶家的事，他步步走顺，不相信最后一步在俞江永手里走不通。

俞江永虽然喜欢这些珍宝，但却激起他的忌妒之心，自己仕途拼搏数十载，却不及叶家通番船队。眼前这些珍宝虽然不错，但当初俞青妹嫁过去时，怎不见送与俞青妹，现在俞青妹离开了，却来敬我？所以俞江永冷笑一声说：“叶骑门若不迁京，可以；只要我点个头，但若要我点头，除非他肯送我另一件宝贝。”

“什么宝贝？”赵一行问。

“他不是还没有成婚吗？”俞江永对叶丛看看，“除非他肯让出陆翠珍，让这个曾经刺我一刀的女人，做我的小妾。”

叶丛再也忍不住，跳起来：“老贼，休想！”

赵一行急了，急忙让人制止叶丛。

“我喜爱的小妾被你们叶家兄弟所伤，我还没有和你们算账呢。若要算账，我足以让你们叶家兄弟剥层皮。”其实俞江永是吓唬叶丛的，他有二个妾，但那名所伤的女子却不是他的小妾，与他还没名份，正式传出去，他自己名声更糟。

“是我刺的，与大哥没关系。”叶丛说。

“我不管……我没有对你们叶家兄弟动手，是因为我一时忙，顾不及，等我有空，自会有你们叶家兄弟的好戏看”俞江永颇得意。

“对，……对”赵一行不知底细，一看情况不好，就顺了俞江永的意思，令手下将叶丛拖出，到船上等他。

俞江永的小妾从屏蔽后闪出，耍着娇：“老爷，你，你还要……”俞江永搂着小妾哈哈大笑，对赵一行说：“现在我俞江永要多少美女，就有多少美女。而对我来说想要而得不到的，才更渴望呢……”

赵一行说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俞大人，让我回去说说。”

赵一行出了俞府，擦着头上的汗水。真是海深有底，人心无底，他将叶家的财宝搁在俞府，却没有为叶家说妥事，还多出了另一桩事。

赵一行、叶丛回到同里，对王秀花照实一说。当提到陆翠珍的事，王秀花也跳起来：“俞贼欺人太甚。”

等赵一行一走，王秀花让叶丛唤来叶骑门、叶坤观，如此这番将实情讲了。三兄弟怒发冲冠，王秀花却劝他们离开水花园，到别处去谋生。三兄弟异口同声，不走！

叶丛将这趟京城之行的事，讲给了蓉儿听，蓉儿狠狠骂道：“此贼比疤头还狠毒！”

蓉儿将听到的事讲给了陆翠珍听，陆翠珍沉默了。

过了些时日，陆翠珍要蓉儿作陪，到俞家花园去看望义妹梵红。这是陆翠珍出了俞家花园后第一次再踏进来。三人碰头，十分欢喜。过了一会儿，陆翠珍提出要单独见俞家妮。

俞家妮对陆翠珍比较冷淡，陆翠珍并不计较这些，陆翠珍对俞家妮说：“老夫人，你能不能请俞大人回家一次？”

俞家妮说：“我家老爷，现在不听我的了，他在外面寻欢作乐，有了二房三房，不肯回这个家了。”

陆翠珍说：“你就说是我陆翠珍叫他回来的，他一定回来。”

俞家妮看了看陆翠珍，似信非信。陆翠珍说：“我告辞了，他若来，叫我一声。”

俞家妮果然以陆翠珍的口气，叫俞江永回家。俞江永也真回了家。俞家妮没有半点高兴劲，反而又气又恨，俞江永早就对徐老半娘的自己失去了信心，一心扑在其他女人身上。所以她迟迟不肯去唤陆翠珍。

俞江永开导俞家妮：“先入庙门为大，你总是大夫人，她们都是受你管，你不见皇宫里的女人，有皇后和妃子之别吗？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去做皇帝，让我做皇后呢？”

俞江永急了，忙捂住俞家妮嘴：“这话传出去，要杀头的。”

“杀头我也不怕，你又离我而去。我活着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不是来了吗？”

“你是为那个妖精而来的。”

“只要你把她请来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难道还要我写血书不成！你想我若在这里再娶一房，不是一直要回这里来了吗！”

俞家妮想想能拴住俞江永的，也这有这个办法了。所以她手书一封，交给香梅，让香梅去送给陆翠珍。

香梅因为俞青妹的事一出，就从水花园回到俞府。俞家新换了个奶妈过去陪伴吴妈，在杏花院照看俞青妹的儿子。

香梅将书信交到陆翠珍手中。

陆翠珍看完，让香梅先回去，说自己一会儿就到。

蓉儿觉得陆翠珍有些反常，想看看刚才香梅送来的信上写什么，可她不识字。

陆翠珍沉闷了一会儿，对蓉儿说：“蓉儿妹妹，为了

叶郎，为了水花园，我决定去会会俞家老贼。”

“什么？”蓉儿一惊，“小姐，你……你，你好不容易逃了出来，又想跳进火坑。你这不是去送死！”

“是的，我想见老贼，只要老贼真的答应，能救水花园，能救叶郎，那么我也心甘。”陆翠珍说。

“小姐，你……你别上了老贼的当，到时救不了大家，反而害了自己。奴婢不让你去，除非奴婢跟你一起去！”

“蓉儿，我意已决。你不必去，我对你说这些，是想让你知道，我若今日回来，我还是叶家人；我若今日不回来，你就可以让叶家向老贼提条件，谅那老贼不敢再对叶家怎么样。”

陆翠珍说完，不顾蓉儿千呼万唤，独自离开水花园，走进俞家花园。

蓉儿扑到桌上痛哭。

俞江永得意地在自家正厅内挥水袖，唱昆曲。

俞家妮领着陆翠珍到。

俞江永一见陆翠珍，皮笑肉不笑地迎上来：“呀，你回来了？”

陆翠珍道：“这里不是我的家，怎好说回来？”

俞江永道：“曾经是，马上又要是。”

陆翠珍道：“马上？谁说的，这要看本人愿意不愿意住下来。”

“你今天走进我俞家，就证明你是愿意……愿意和我在一起了。”俞江永笑嘻嘻地走近陆翠珍，伸手抬陆翠珍下巴。

陆翠珍避开了。

俞家妮看不下去，厌恶地走了。

俞江永一见，喝退边上的丫环：“你们都走。本老爷

有事再叫你们。”

等丫环一走，俞江永又走近陆翠珍，陆翠珍依靠桌椅和俞江永保持距离：“俞江永，你若无谈话诚意。我陆翠珍即刻就回水花园。”

“你已经走进我俞家，难道还出得去？”俞江永冷笑着。

“俞贼，你想怎样？”陆翠珍心中有些着慌。

“嘿，怎样？怎样你还不清楚……你还记得那次，我已经把你全身剥光，嘿，那光溜溜的身子，那光溜溜的身子……”俞江永淫笑着追赶陆翠珍。

“你，你这个老贼，你根本不想放过水花园，放过叶郎。算我上了你的当……好吧，来吧！”陆翠珍拔出身藏的尖刀，“这回不是你死就是我死。”

“怎么，你又藏着刀？”俞江永一惊。

“嘿，对你这样的人，我会放心吗？”陆翠珍冷冷地说。

“好吧！”俞江永拍了三下手掌，大厅内跳出三个刀枪手。

三个刀枪手，不费什么功夫，就擒住陆翠珍，缴下她的尖刀。

三个刀枪手照着俞江永的旨意，把挣扎的陆翠珍绑在椅子上。俞江永得意地笑，挥手让刀枪手退下。

俞江永说：“原来你带着尖刀来见我，好啊，这下好了，看你还有什么绝招？”他说着，走近陆翠珍，“宝贝，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你的，今天我要慢慢欣赏欣赏……”

“畜生！”

“嘿嘿……美人……”俞江永动手解陆翠珍的纽扣。

陆翠珍泪流满面，绝望地闭上眼。

“住手！”就在此时，背后响起一声炸雷。

俞江永回头一看，背后站着叶坤观和叶丛：“你们……你们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不用你操心，反正我们进来了……我们听说陆小姐到你这里来，特地来接她回水花园。”叶坤观说。

叶丛趁此时机，把捆绑陆翠珍的绳子割断。扶着陆翠珍往外走。

叶坤观逼视俞江永：“老贼，告诉你，少动坏脑筋。不然我们也可告你，你私通水匪，杀了我爹和舅姆。”

“什么证据？”

“疤头掉了张草图在我们手里！上面的字迹和你书信上的字迹一样。”

俞江永一怔，后悔自己写回信给叶骑门。再说，眼前一桩风流韵事垂手可得，半路却杀出个程咬金来。

叶坤观见叶丛、陆翠珍退出正厅，也跟着退出。

陆翠珍回到水花园，叶骑门、王秀花、蓉儿等人早就在等了，见陆翠珍平安回来，总算松了口气。

叶骑门一见：“翠珍，你真糊涂啊！”

陆翠珍哭道：“叶郎，我原以为……”

叶骑门道：“好了，经过这一次，再也不会有一下次了。你要记住，我叶骑门不能没有你啊！”

陆翠珍泣不成声：“叶郎……”

陆翠珍继而向叶坤观和叶丛下跪：“今天都亏二位兄弟相救。”

“自家人，你这样折煞我们兄弟了。”叶坤观和叶丛不好意思了。

蓉儿扶起陆翠珍：“小姐，回来就好……”

王秀花道：“幸亏蓉儿及时相告。好了，翠珍回来，大家应该高兴呀。今天我设了家宴，为翠珍压压惊。”

“娘，好呀。”叶坤观、叶丛带头跟着王秀花就走。

叶骑门和陆翠珍、蓉儿随后跟着。

俞江永主意打定，依他现在的身份，还愁治不了叶骑门这样一介乡民？赵一行亲自送来的珍宝，他也不要了，这些都是贿赂“证据”，正好可以告叶骑门抗旨不遵，贿赂官员。如能直接告到朱元璋那里，天子一动怒，叶骑门的脑袋立即就得搬家。

俞江永回到京城，就将江南富户叶骑门不肯迁京的事，告知户部尚书。

户部尚书也是新上任，对此前情况不了解，他让俞江永代拟一份奏章，向朱元璋进言。

俞江永在奏章中写道：

同里叶骑门目无天子圣威，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，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。接旨后，他恣意妄为，抗旨不遵，多次行贿地方知县，还责骂圣上“野蛮无道……杀了他的头也不迁京”！他生活无度奢侈，家藏无数珠宝玛瑙，大批的名画家力作，每年谷雨节期间铺张浪费，大做花事，在地方上造成恶劣影响……

俞江永还开列了叶骑门贿赂他的珍宝，玛瑙龙凤觥，翡翠绿兔，玉龙形佩，象牙桥形笔架，六猴争果玉石雕刻。

户部尚书让俞江永带着东西，跟他一起去面呈朱元璋。

奏章和珍宝，放到生性多疑胸襟狭窄的大明天子手中，朱元璋确实“眼红冒火”，这些富户利用自己实力雄厚的家底，收买人心，狂妄放肆，抵抗他的旨意；他贵为天子，国库匮乏，粮仓不足，不及一介乡民……

朱元璋龙颜瞬变：既然如此富有，为什么第一批迁京名额中没有他？

俞江永回答：“他就是靠这些珠宝，行贿地方官员。”

朱元璋问：“地方官员是谁？”

俞江永答：“元朝旧僚，赵一行。”俞江永不惜将赵一行也搭进去，他认为棋逢对手，丢个小卒而已。

户部尚书说：“圣上，有人抗旨不遵，还贿赂朝中官员。我朝刚建不久，决不允许此种现象泛滥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朕就派人前去捉拿。”朱元璋说。

俞江永知道朱元璋提倡节衣缩食，反对铺张浪费，就补充说：“皇上，再过一个月，就是三月初二，那个日子同里叶家以做花事为名，肆无忌惮，浪喝浪用，影响极坏。”

坐在龙椅上的朱元璋说：“就选那个日子，让刑部去严加处理”。

“皇上英明，这样可以杀一儆百，威振皇室。在乡间造成很大的影响，使乡民知晓，谁抗旨不遵，死路一条。”俞江永讨好地说。

朱元璋不再言语。

俞江永后来打听到，接手此事的正是自己熟悉的刑部侍郎贝方明，所以提着厚礼上贝府。

贝方明年龄小俞江永10多岁，因此称俞江永为长兄。

俞江永把叶骑门在乡里如何霸道！叶家做花事如何浪费！向贝方明添油加酱地描述一番。

贝方明就是不听这些，也明白他此次的任务。所以让这位长兄放心，他一定会完成好皇上交给的任务，将叶骑门全家抓至京城。

俞江永得意地说：“叶骑门越不想来京城，皇上越是

想让他到京城来死。”

贝方明说：“明白，小弟决不放过他。”

俞江永第一步目的达到：利用皇家之手，堂而皇之地泄私愤。而且选在叶家做花事日，让叶家乐极生悲，真可谓好戏连连。回到家，他就与女婿李元昌一起对饮佳酒。吃到高兴时，突然担忧起来，这桩事情里还涉二个人：一个是女儿的命根，就是放在叶家的小外甥，要是外甥和叶家人一起解到京城，那么凭他的关系，相救也还来得及，但是混乱中叶家人不会照顾外甥，被不清楚的官兵一刀结果了，怎么办？另外叶家做花事，呆大肯定要跟梵红一起前往，等到官兵一到，呆儿也有危险！

想到这里，他只得将担忧向女婿李元昌说了，要求李元昌先回一趟同里，向叶家要回俞青妹的儿子，叶家花事日阻止呆大前往。

李元昌同意，准备东西要走。俞青妹听说李元昌要到同里去，也跟着要去。俞江永想想李元昌向叶家要孩子，叶家也许不肯；俞青妹去了，叶家也就无话可说。所以同意夫妇俩一起去。

女儿女婿走后，俞江永的心也跟着到同里。他找到贝方明要求搭乘官船回家。

李元昌带着俞青妹回到同里，将事悄悄对俞家妮说了。

然后，李元昌亲自去找叶骑门，讨回俞青妹的孩子。李元昌自以为在京城见过叶骑门一面，叶骑门一定认得他。不想叶骑门却说：“你自己说你是俞家的女婿，但我叶骑门不知道，不能给。非得俞青妹亲自来要才是。”

李元昌没有办法，只得带了俞青妹再去找叶骑门。

俞青妹见了叶骑门，又装起疯病，对着叶骑门又哭又笑。

叶骑门镇静地说：“别装了，你没疯！”

俞青妹一怔，她不敢再装了，只得收敛着站在李元昌边上。

叶骑门说：“俞青妹，我爹被绑至死，以及你被抢，实际上都是这位李元昌的舅舅疤头干的，而疤头又是受你爹的指使。你俞家还想害我到何等地步？”

俞青妹垂下头，不响。

叶骑门又说：“俞青妹我与你本无夫妻缘份，孩子你领去，以后我们互不干涉。”叶骑门命吴妈和奶妈抱来俞青妹的孩子，收拾一下，从杏花院走出。

叶骑门想不到，一场灭顶之灾正等着他呢！

男孩一到俞家，俞家妮松了一口气：“这下好了，叶家天火烧也与俞家不搭界。”

俞青妹听了叶骑门的话后，感到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是爹干的？这些事她也并不是太清楚！她在疤头处时，疤头曾对她说“这次想杀叶骑门，就是你爹让我干的！”可她从来也没有问爹。俞青妹不由得问娘，俞家妮一无所知。事到如今，俞青妹也只想装糊涂，还是像娘一样不知道的好！

李元昌觉得在俞家无事可做。离三月初二日，还有10多天，就决定抽身去澹台湖看看舅舅。要想去看舅舅，却不能对俞家妮和俞青妹说实话，只能说个谎，是去看朋友。

俞家妮、俞青妹没法硬阻止他，关照他速去速回。

李元昌到了疤头处，疤头首先打听俞青妹的情况，李元昌考虑这件事不能不说，但不能讲得太清楚，所以说：“我带她到京城，她疯了，俞大人要我与她结婚，由我来照看。”

疤头说了一句：“她反正与我家有缘！没做你舅姆，就做你媳妇，可惜，疯了！”

疤头置酒招待外甥。

李元昌喝酒很容易醉，一醉话就多：“到了京城，要想回来看看舅舅，很不便当。”

疤头说：“你去了一年多，已经来回几次了，还不算多吗？”

“这次例外，谁让叶骑门得罪俞大人，让俞大人在皇上面前进一言，叶家就大祸临头。”

“怎样大祸临头？”

“杀头！这次他们做花事日，便是满门抄斩日，哈哈。”

“叶家的家产呢？”

“全部没收！”

李元昌无意中透露的话，让疤头上了心。

三月初一到了，这一日是叶家三兄弟的结婚日。结婚排场要三天，第二日才是正日。

初一这天，亲戚朋友和水花园内大部分人，都要来吃“落桌饭”。水花园内的人帮助杀猪、杀鱼、洗菜、洗碗筷，大件的菜要提前一天下锅，正日初二正好能吃上。

到了结婚正日，乐队带着喇叭、号筒、锣鼓，身穿一身彩服，吹打开门，外加水花园牡丹开得正旺，前来看婚礼的看花事的人不少，十分热闹。

陆翠珍和蓉儿在北舍，由当地喜娘帮助梳妆打扮，待等起程。

初二日，叶家二条大的娶亲船一到，陆小术就准备抱二位姐姐上船，然后鸣锣开船。按当地风俗，新娘上船前，要大哭一场，表示离开娘家的依恋，陆翠珍和蓉儿也不能免俗，李氏带头哭，陆翠珍和蓉儿也跟着哭哭涕涕起来……陆小术见了，开玩笑说：“姐，蓉儿你们既哭得伤心，我看就不要走

了，我也不抱你们了，还是留在家吧。”陆翠珍和蓉儿哭声陡然停顿，陆翠珍甩了个白眼给陆小术说：“偏要哭，你不抱我们走，接下来你也别想娶媳妇进门。”李氏泪水没有擦干，却放声笑起来，蓉儿也悄悄地跟着笑。

李氏对陆小术说道：“好了，小术你抱你姐和蓉儿上船吧。”不过，被陆小术这一点，接下来就没有人再哭了。

二条大船，各挂一面红旗，那是结婚人家的记号，人们远远地一见，就知道是娶亲的船只。

叶家喜宴在新娘没有上岸前就举行了。

陆翠珍和蓉儿都盖着红头盖从船上登岸。

那头接娟子的船只也到了，三对新人就在正厅内举行结婚仪式，点亮三对大蜡烛，叫花烛，夫妇就为花烛夫妇。新郎新娘参天拜地、拜高堂、夫妇对拜，然后三对夫妇各执红绸带步入洞房……那洞房分别布置在杏花院、天香院、嘉荫院。杏花院是叶丛和蓉儿的洞房；天香院是叶骑门和陆翠珍的洞房；嘉荫院是叶坤观和娟子的洞房。

三对新人的心都在狂跳，都在盼望着“今宵一刻值千金，愿作鸳鸯不羡仙”的时刻……

此时还是中午时分，还得消磨到晚上后，才能关门落闩。真是欢喜不知愁来到，背时不知哪一天。

且说三月初二日的早晨，梵红早早地起床了，今天是义姐陆翠珍和蓉儿的婚礼正日，她非去不可的。所以梳妆打扮忙乱了一阵，突然丫环来报：“老夫人有令，俞家人不准到叶家去。”此时水花园内的鼓乐声已经飘飘忽忽地传来，梵红纳闷：“为什么？”



愿做好鸳鸯

第十七章

智梵红得信急通报 驷骑门被缚解京城

幸得义妹传音讯，婚事瞬间全搅糊。

为救众人甘愿逮，解京路上盗贼出。

梵红身边一下子增加了四个丫环，说是老夫人派她们来服侍少奶奶和少爷的，梵红说：“不用，我只要香梅过来，你们回去好了。”四个丫环回答：“香梅侍候青妹小姐，她来不了。”原来，俞青妹和李元昌回家后，香梅被抽去服侍俞青妹。

香梅从水花园回来后，继而俞家妮派作服侍梵红和呆大。梵红本来也是丫环出身，不习惯被人侍候的优越生活，再则义姐陆翠珍待她和蓉儿都不薄，所以梵红对身边的丫环也如同姐妹。特别是香梅来后，二人很快推心置腹无话不谈。梵红也幸得众丫环对她相助，所以俞家妮背地里想借机训导梵红，摆足她婆婆的威势，但是抓不到梵红的把柄，拿梵红没法！

这时梵红听得四个丫环的解释，明白她们四人是来监视她和呆大的。这是为什么？以梵红的眼光看来，俞家不让参加叶家婚事，是因为妒忌义姐和叶骑门成婚！梵红想想，当时是二家自愿的，为此自己才进俞家门。这俞家也太小

家子气了！不管怎样，我梵红和其他人不同，陆翠珍是我的姐姐，俞家没有理由阻止我去参加婚典。想到这里，梵红忙招呼丫环帮助呆大起身，然后拿早点来吃了。

梵红对呆大说：“我和你去向娘道个安。”实际梵红是故意说给刚来的四个丫环听的，她心中很急，她要去见俞家妮，争取参加陆翠珍和蓉儿的婚礼。

梵红和呆大出门，那四个丫环果然跟在身后，成了他们的“尾巴。”

梵红领着呆大找到俞家妮的卧室。俞家妮不在，听丫环说在俞青妹那里。她只得领着呆大找到俞青妹和李元昌住的后楼。

俞家妮确实在女儿那里。梵红按礼节向俞家妮、俞青妹、李元昌道了安。

俞青妹坐在桌前，不搭理梵红，在这位嫂子面前，她很高傲。

梵红也不理会，只对俞家妮道：“娘，今日是我姐姐和蓉儿的婚典，我不去北舍，总得到隔壁水花园去贺个喜。”

俞家妮道：“梵红，不是娘不让你去，等过些时辰，也许今日或许明日，你就会明白过来的。”

李元昌也在一边帮腔：“嫂子，有些东西暂时不能向你说，但过后你就明白了，你听娘的，不会错。”

梵红问：“我更加弄不懂了，我只是去参加个婚礼，那边人一定很多，为什么我不能去？”

李元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嫂子，你是自家人，所以向你挑明一句，因为叶家马上要大祸临头了，怕连累你，所以……”

梵红惊道：“什么，你们要对叶家怎样？”

俞家妮板着脸说：“不是我们，是当今皇上……好了，你别多管了，你带呆儿出去玩吧。”

梵红带着呆大出了俞青妹的卧室，心中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安。从俞家妮和李元昌的脸色上看，好像叶家马上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。俞家妮和李元昌而且都知晓，就是不肯向她再挑明，什么事呢？梵红更想弄清楚。她慢慢地和呆大一起回到自己院中，边走边想，突然想到一个人，香梅临时过去服侍俞青妹，她也许能从京城回来的李元昌和俞青妹身边听到什么。

梵红对四个丫环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再回去和老夫人商量个事，你们带呆大先到花园里去看看自家的牡丹。”四个丫环听她一说，见她确实顺原路过去，也就不再跟着她。

梵红轻轻来到俞青妹楼下的厅堂，香梅一人正在那里忙碌。因为不提防梵红出现，香梅吓了一跳：“少夫人，原来是你。”

梵红道：“香梅，今天老夫人为什么不让我去参加姐姐的婚典，你听到什么吗？”

香梅探头向外望望，见外面没有人。返身对梵红道：“少夫人，叶家出事了。”

原来香梅早晨去为俞青妹梳头，水花园的鼓乐声传来，俞青妹就冷笑：“闹吧，闹吧，等会儿有你们好戏看。”

李元昌说：“万一今天皇家船队来不了呢？”

俞青妹说：“不会的，皇上说要今天抄斩叶家，谁敢不从！”

俞家妮来了，俞青妹和李元昌不再说什么。俞青妹对香梅等几个丫环说：“听着，今天听到什么，别出去乱说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事！”

香梅等丫环使劲点点头。

俞家妮幸灾乐祸：“今天大家只能带眼睛，不能带嘴巴。”

香梅对梵红说到这里，屋外有了声音，有人来了，香梅忙将茶水送给梵红，梵红佯装喝茶。

一会儿，吴妈推门进来，见梵红就说：“少夫人也在。”梵红点点头算是招呼。吴妈对香梅说：“昨天到今天，真怪，大口守着好多人，连我也不让出。”

梵红装作好奇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吴妈说：“他们说老夫人的命令。俞家人一律不准出门，更不准上水花园。我说我是上街买只头钗，我的头簪断了，他们也不让。”

梵红说：“不出去就不出去。”梵红从自己头上拔下一只玉簪，递给吴妈“拿着。”

吴妈接了玉簪，也坐下，嘴里说道：“还是少夫人好，这些挨刀地，连我也不放。到底什么事？这么大惊小怪！”

梵红喝了一口水，站起来向香梅和吴妈说：“我要走了，呆大等我。”

梵红出了门，转到大门口，固然门口家丁把守很严，俞家人不管什么事，一律不出。她转面一想，迅速向湖边跑，她从小在水边长大，游一段没问题，只是三月里的水，还很寒冷，她打了个寒噤，然后寻个没人的灌木丛中，脱了外套，藏好，一个猛子跃入水中，拼命向水花园方向游。

梵红用力游出一段距离，到水花园附近时，探出头来，远远地见四条官船正向这里驶来。

梵红不顾一切地爬上岸，被水花园家丁发现。

家丁认得梵红：“你不是梵红姐姐吗？为什么不走陆路走水路？”说着将她从水中扶起。

梵红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快，快背我去见姐夫叶骑门，

出大事了！”

一家丁背了梵红，去找叶骑门。

叶骑门和陆翠珍刚刚坐定新房，突然见来人慌慌张张地背了个水淋淋的梵红。梵红整个人在发颤，忙问怎么啦？梵红半是激动，半是寒冷，咬着牙关说：“姐姐，姐夫，不好了，大祸临头。”陆翠珍连忙拿干衣让梵红换，梵红不肯，她就拿过被子将梵红身子裹住。

陆翠珍说：“梵红妹妹，慢慢说。”

梵红说：“你们快到湖边看，官船已经来了，他们是皇家派来抄斩你们叶家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叶骑门如一根木棍戳地直楞。

梵红道：“姐夫，真的马上要大祸临头了……今日俞家人一个人也不准到水花园来。我是刚才听到的，他们不让我过来，大门堵得很严，我只能从水中游来。”

叶骑门道：“皇上为什么要抄斩我？”

梵红：“我也不清楚，但不会是假的！”

陆翠珍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快疏散宾客。”

此时又有家丁来报：“有四条官船朝水花园开来，要不要接！”家丁还以为官船也来贺喜呢！

梵红道：“不是的，是来抄斩水花园的官兵！”

“啊？”大家一阵悚然，相顾失色。

叶骑门离开新房，朝湖边走去，所有的人都跟了上去。果然见官船已经近了。

梵红又是喷嚏，又是颤抖，把身上披的被子一丢：“我还从水上回去。树丛里藏着我的干衣。船到前，我还能游回……”梵红转而对叶骑门和陆翠珍说，“姐姐，姐夫，你们……快想办法啊，蓉儿这头我来不及见她了，你们大家要

保重，我走了……”

梵红跃入水中。叶骑门来不及向义重如山的梵红道谢，只能向她挥挥手。

四条官船上的人越来越清楚。

叶骑门一个念头，马上疏散宾客和前来看花事的父老乡亲，不能因自己，而使大家受牵连。于是他迅速命人去知通叶坤观和叶丛过来想对策，再命人通知所有的宾客，来不及水路逃走的，改从陆路走。

家人也得尽快疏散。

叶丛和蓉儿来了，叶坤观和娟子也来了，王秀花也来了。大家听到消息都极为吃惊，不过很快静心下来想对策。

王秀花对叶骑门说：“儿，你们快走，我已经老了，不想走，我留下。”

陆翠珍道：“娘，不行，大家一起走。”

王秀花说：“那我换件衣服，你们先走。”她走进自己的雨花院，上了楼关上门。

叶骑门和叶坤观匆匆忙忙将女眷的轿子准备停当，见母亲还没有出来，他们上雨花院去敲母亲的房门，门紧锁着，里面无人应答。叶坤观发觉情况不妙，用力将门踹开。所有的人都惊呆了，王秀花一动不动，胸前扎了把剪刀，床上和地上一堆鲜血。叶骑门痛苦万分，扑倒娘身上。

陆翠珍进来，试试王秀花鼻息，知道无救，也就垂泪。

叶丛从外面赶来，一见情景，拉住叶骑门的手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但他马上清醒了，“大哥，大嫂，官船马上要停靠了。”叶骑门回过神来，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，赶紧催促陆翠珍等人快走。

大家走出雨花院，朝湖边走来，时间刻不容缓，官船

已停在罗星洲旁。水花园的人也慢慢散去，只有三、四十个家丁还在湖边待战。

陆翠珍一定要叶骑门先走。

叶骑门说：“不要再争了，走一个是一个。”

叶丛说：“大哥，二哥，官兵人多，看来我们抵挡不住了，你们带人快走吧。我留下来。”

叶坤观说：“哥，你和小弟先走，我留下抵挡。”

蓉儿也上前说：“大哥、二哥和二嫂先走，我陪叶丛留下抵挡。”她接着叶丛口气，第一次改口称叶骑门和陆翠珍、叶坤观和娟子，她见叶丛要留下，决定自己和他一起留下。

叶骑门不同意：“不行，他们是来抓我的，我留下。不要拖延时间了。”叶骑门强行将陆翠珍抱进轿。

叶丛、叶坤观也不肯让蓉儿和娟子留下，也推她们说：“你们照顾好嫂子，如果我们能杀出来，一定去找你们。”

最后陆翠珍、蓉儿、娟子哭哭涕涕被家丁抬着，向北舍方向而去。

湖边家丁和官兵已交上了手，官兵通过垂虹桥和湖面上紧连着的众多船只，涌上岸来，家丁阻击他们。为了争取疏散贺客和家人的时间，叶坤观、叶丛等人奋力抵抗，双方各有伤亡。

叶坤观、叶丛又抵挡了一阵，退到树林里，叶骑门强令二个弟弟带家丁离开。叶坤观、叶丛不肯，叶骑门硬推他们：“快走，算我求你们了，他们来抓的是我，不是你们。不抓到我，他们不会罢休，还会穷追下去，到时大家都走不了。”

叶坤观与叶丛也争执要留下，此时官兵越聚越多，并且向这里围过来，眼看一帮人都不能离开。叶骑门突然一转身从身上撕下一块新郎官的绸缎布，然后低头摸索一下，很快

迭与叶坤观和叶丛：“大弟，小弟刚才你嫂子走得匆忙，忘了交给她一件爹给我传家宝，也是解救我们叶家唯一的宝贝了，求你们无论如何要冲出去，当面交给她。”叶坤观问：“大哥，是什么？”叶骑门说：“不用多问，你们拼死也要送出，算我求你们了……”

叶坤观和叶丛二人互相看看，叶坤观对叶丛说：“小弟你拿了走，我和大哥保护你！”

叶丛说：“二哥，你走，我和大哥一起留下。”

叶骑门一急：“你们还犹豫什么？你们二人都冲出去，可能路上还会遇险，你们在此争来争去，就送不出去，我死不瞑目，不如我就撞死在石头上……”

叶坤观和叶丛一看叶骑门真的要撞石，连忙拉住，接过绸缎包：“大哥，我们带着冲出去就是了；你保重，日后我们会救你。”叶坤观从身边拔出“排山倒”飞镖，甩出，倒下一批官兵，又甩出，又倒下一批官兵，官兵退下，叶坤观和叶丛带家丁杀出重围。

在叶坤观和叶丛打打杀杀之际，叶骑门从另一头走出树丛，上了醉花楼，官兵马上团团围住。一会儿，叶骑门见官兵之中的俞江永，知道全是这恶贼所为。

俞江永借口回家搭船，实际上是想看看怎样抓住叶骑门，解解他的心头之恨。

俞江永先前跟着官兵上岸，见叶骑门的二个弟弟和家丁在抵抗，特别是叶坤观“排山倒”飞镖很厉害，使得官兵近身不得。

官兵中也有猛将，双方激战很猛烈。

俞江永吓得重又回到船上，现在岸上平静了很多，他就又钻出船舱。这会儿，见剩叶骑门一人了。只要叶骑门

在，他就心定了，他的冤大头就是这个人。他对贝方明叫喊：“快，他就是叶骑门，抓住他。”

叶骑门站在醉花楼上冷笑。

俞江永问道：“你的家人呢？”

叶骑门指指自己：“在这里。”

突然有官兵来报：“那里有个自杀的老太。”

俞江永一听，亲自去雨花院勘验，然后回到醉花楼对叶骑门道：“你娘自杀，你家的其他人呢？”

“俞大人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自从我爹被你私通水匪害死后，我们叶家就剩我们母子俩，其他人算不得我们叶家人。本来今天是我的大婚日，应该娶进个媳妇，但被你们一冲，人都冲散了，婚也结不成。现在娘死了，叶家不就剩我一人？”

贝方明先前听过俞江永描述，今天是水花园做花事日，又是主人叶骑门的结婚日，应该是宾客众多的。刚才远远地还听到几声飘逸过来的锁呐声，现在喜庆的场面一点也没有，热闹的人变戏法似的，全走光了，只剩下叶骑门。他不明白怎样走漏风声的？他朝俞江永看看，寻求答案。

俞江永向他大喊：“快，上楼抓住叶骑门，皇上要抓的就是他。”

几个官兵冲上楼，叶骑门伸出手：“绑吧！”

叶骑门被官兵捆绑住，俞江永见逮住了叶骑门，心中也略略宽慰。他突然想起什么，拿出一把尖刀掷在叶骑门面前，得意地说：“还想杀我吗？”

叶骑门冷笑一下说：“当初要不是被人挡住，肯定杀了你。”

俞江永得意地说：“可惜，你没有机会了，现在是皇上要杀你。”

叶骑门说：“我又没有暗通水匪，皇上为什么要抓我？”

俞江永说：“你贿赂官员，抗旨不迁京。”

贝方明对官兵说：“快把他押到船上去。”

叶骑门被推着向官船走去。

俞江永回他的俞家花园去了，嘱贝方明开船时唤他一声。

官兵这时才有机会观赏水花园。水花园虽然被刚才这场打闹，摧残得不成样，但还可以看出，这个园林曾经是堤草铺茵，花树织锦，莺啼燕语、蝶乱蜂忙，特别是牡丹姿颜娇艳、如绣似锦，如果不是这场意外变故，这里正含笑吐艳，热闹非凡呢！

但是这一切都将成为过眼烟云了。接下来就是查抄水花园，将园内大量名字名画、翡翠、玛瑙、珍珠、药材、香料、象牙、犀角等珍稀宝玩装入箱，装了好几十箱。

当年叶家得到一箱银元的资助，如今在发展通番事业中，取得很大的收益，一箱已嬗变成十箱、二十箱、四十箱……抬入皇家四只船舱。还有万顷良田、通番船队，也即抄没封锁，待日后皇家派员来处理。

叶家二代人共同创造的财富，随之付之如水……

水花园被封，第二天，官船就带走了叶骑门。

俞江永又回到官船上，原本想让李元昌和俞青妹一起走，但俞江永多了一个心眼，怕贝方明疑心是李元昌和俞青妹泄露消息，虽然他和贝方明关系不错，但官场之上，步步设防，小心为妙。所以嘱李元昌和俞青妹自己雇船回京城。

俞江永到了船上，特地检查了抄家物资，那幅《水花园》长卷，卷得很好，外面用绸缎布包扎好，绸缎布上写着《水花园》长卷图，他也就不打开看了；一只精致

的盒子，盒盖上写了“猫儿眼”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颗稀世珍宝“猫儿眼”，他拿出来把玩，时值正午，光线很强，“猫儿眼”中的瞳孔缩得很小，就像眯着眼，此石的神奇，在于瞳孔也会随光线强弱而变化，活像猫眼。

俞江永又检查了另外一些珍宝，想想叶家的巨额资产，瞬息间冲入国库，冷笑不已。

官船又到县知府门前，赵一行是“受贿徇私，罔上不忠。”被摘去官帽受缚，一家10多口人都押上船，府邸被抄。

赵一行真是“落叶不知秋”，他的那种弄虚作假的行为，在天高皇帝远的元朝屡番成功；但是改朝换代了，刚坐上天子之位的明太祖一心想治理天下，当然嫉恶如仇。像俞江永这样的宦官明为巴结天子，实为实现自己的目的；赵一行是俞江永棋盘上摆布的棋，为了俞江永能顺利过河界，丢失只小卒而已。

赵一行被抓，前来观看的百姓很多。他平时贪财如命，见利忘义，妻妾成群，骄奢淫逸，百姓早就怨声载道，但天高皇帝远，拿他没办法。现在皇帝当真来了，从赵一行府里，抄得十几箱的金银珠宝，抄没田产数百亩。赵一行的家产尽管不及叶家的多，但作为元末明初的官员，家产也算不少的了。围观的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

抄没了赵一行府邸，贝方明即令启航。

叶骑门和赵一行一家关在一起。

赵一行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，他对叶骑门说：“都是你害的，我是贪图眼前饵，失却满船鱼。”

叶骑门不示弱冷笑道：“谁害谁？高飞之鸟，死于美食；深泉之鱼，死于芳饵。”

赵一行垂头丧气，自认倒霉。

但叶骑门也在沉思，他想不通的是：大明皇上为什么非要自己迁京城。不迁，犯得着受如此惩罚？这个读书人出身的商人，个性还是敦厚，头脑简单了一点。他不会理解朱元璋开国之初的艰辛以及“借用”他脑袋的真正意图。

叶骑门遇到个京城里的强对手俞江永，俞江永能见风使舵，争取机会公报私仇，促使皇帝金口一开，砍掉叶骑门的脑袋，就像风儿吹去帽子一样轻巧。

船至澹台湖口，水匪向疤头探报，官船到。疤头令手下准备迎击。

原来疤头那天听了李元昌的一句酒话，上了心，这是个多好的发财机会！只要有钱，就有了势力，有了势力就能称霸一方，把江南首富的叶骑门家产掠夺过来，他就能独霸这一方土地。在疤头看来，朱元璋不也是一步步打下来的，他疤头也能一步步夺天下。他心满意足地打着如意算盘，所以决定铤而走险，夺下万贯家产。

疤头早派人在运河上打下水桩，又放好揽绳。此时四条官船已至。

贝方明船只被揽绳水桩所阻，有一箭从芦苇中发来，带着一信：

借用叶家抄家物资，放于左岸上，人船通行。否则休想过此地！

贝方明看得真切，咬着牙：“这批无法无天的水匪，天皇老子的物资也敢劫夺。”

俞江永一看地段就明白是疤头作梗。

贝方明誓不投降，双方激战起来。

贝方明船上的官兵也识得水性，于是在船上、水中展开激战。疤头的小船十分灵活，手下人个个身轻如燕，围

住四船，用竹杆点着水，从小船跃上大船。大船上的官兵用大刀长枪奋力抵抗，双方交战一会儿，疤头觉得这样下去，自己兄弟送命的也不少，不如退下，改用火攻。所以他拨了根芦苇放在嘴中，用力吹出长长的音：“嘘……”正在大船上与官兵激战的水匪，便从大船上跃下小船，瞬息间离开大船。

芦苇丛中飞出几十支点着火的箭，纷纷落在官船上，一时间烟火大作，四条官船全都烧了起来，船上官兵根本来不及救火。四船大乱。

贝方明虽然奋勇当先，矫捷之极。但此时也急得六神无主，他急令几个水军，不顾水寒跳水逃生。但是跳入水中的，很快让疤头手下捉去了，随即疤头带人慢慢靠上官船……

船上大火很快扑灭，蜷缩在底舱的官兵很快被捆绑住，贝方明和俞江永也不例外。船上的金银财宝损失并不大，疤头指挥手下人将金银财宝抬入他们的小船。

疤头认识贝方明，他曾是贝方明的手下，但此时他不理贝方明，贝方明也佯装没看见；疤头也认识俞江永，他曾把俞江永作为上宾宴请过，那时有外甥在场，今天的场合不同，所以他也故意不理俞江永。

疤头也发现《水花园》长卷，也发现精美的“猫儿眼”盒子，他知道这些肯定稀罕，但不知稀罕在哪？疤头知道叶骑门在船上，但他已不认识，几年前绑架叶百世时照过面，印象不深，袭击水花园时，是黑夜看不清。于是吼道：“谁是叶骑门？”

叶骑门答道：“我是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疤头问。

“猫儿眼”叶骑门回答。

“‘猫儿眼’稀奇在哪？”疤头又问。

叶骑门知道，这颗稀世之宝已经不属于自家了，不是属于皇家，就是属于贼家。落入谁家？只能随缘了！

俞江永听到疤头问叶骑门，就讨好地向疤头说：“此石中间的圆，会随光线强弱变化，或椭圆形或线状形。”

疤头此时不能再装作不看见俞江永了，疤头哈哈大笑：“原来是俞大人！”

俞江永道：“正是！”

疤头道：“今天不是那天，我不放你走，除非你把脑袋留下，身子走……”

俞江永倒抽了口冷气，这个人如此绝情，先前还一直误以为是自己默契的合作者呢！俞江永不怕叶骑门，却惧怕这种无赖小人，所以近乎哀求地对疤头说：“你放我们回去。”

“放你们回去？你们回去报告皇上，然后来抓我们？”疤头说。

俞江永道：“你错了，不放我们回去，皇上同样会知道！”

疤头朝俞江永看看。

俞江永道：“因为我们二个水军已经泅水出去。”

疤头说：“不对，刚才泅水者，我们已经捉住。”

俞江永说：“我们用声东击西法，其实我们已在另一侧派人泅水走了。”

疤头问：“此话可真？”

俞江永说：“当然。你要的东西已经拿去，你留下我们的脑袋，对你也没有用处。不如放了我们，我们尽可能在皇上面前为你说说好话。不与你计较就是了。”

疤头冷笑一声，接过一把刀，横在俞江永的脖子上。

俞江永吓得脸色发白。

疤头哈哈大笑：“怕死鬼，你若不想死？就劝贝大人一起留下来，跟我一起干。”

俞江永说：“好汉，我和贝大人都有家室在京城。……再说，你的外甥就是我的女婿，我们还是亲戚。你放了我们，我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！”

疤头冷笑：“我不相信你，除非你剁掉一只手给我看。”

俞江永吓得声怯气短：“这……这怎么行？”

疤头仰天大笑：“不行的话，再给你一条路，你和贝大人从我胯下钻过，也就算了？”

俞江永一听，两眼发怵，自己和贝大人是什么身份？怎可受此污辱？但他很快冷静了，目前身处被动，发火不得，若一触犯疤头，可真是脑袋搬家。俞江永说：“好汉，我就给你下跪吧！”他以为下跪已经给足疤头面子。

疤头脸一板：“不行，你连这也做不到，就不要走！”疤头转而对手下说，“来……兄弟们，把他们全部杀掉，一个不留。”

俞江永急了，近似求饶：“慢！好汉，让我想想……”

疤头说：“想什么？”

俞江永说：“想我世代书香门弟，怎可……”

疤头不耐烦：“少噜苏，肯还是不肯？”

俞江永仰天长叹：“苍天啊，我是为救一船人的性命啊！”

疤头火了：“你这么噜苏！看我刀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俞江永“啪”跪道：“好汉，我，我……钻就是了。”

俞江永要求松绑，疤头手下人给他松了绑。他二眼一闭，俯下身，当真从疤头胯下钻过。因为人胖，疤头稍微踉

起一只脚，他算钻过了。

疤头摇晃了一下身子，得意地笑。

俞江永却满脸羞愧。

轮到贝方明，他破口大骂，死活不从。

俞江永劝道：“你的任务是把叶骑门和赵一行押到京城，如果截留在此，反而不好。”

贝方明说：“士可杀，不可辱，我愿死，不愿钻他的鸟裆。”

疤头说：“你肯剁掉一只手吗？”

贝方明说：“少噜苏，把我杀了，我不想剁手！”

疤头说：“我敬你是位英雄，准你剁一根手指。”

贝方明说：“半根也不剁！”

俞江永此时插话说：“贝大人，为了四船的人……”

贝方明看看俞江永，不再声响。

俞江永又说：“我们已经把皇上圣旨，捉拿叶骑门和赵一行任务完成，不要在此耽搁时间。”

贝方明想了想说：“剁就剁！”疤头手下也给他松了绑，他要过一把刀，一下，就把自己一根小指削去，鲜血顿流。他却像没事样问疤头，“还要剁吗？”

疤头挥挥手：“算了！我们把东西抬完后，你们走人。但记住回去后，不能再来杀我们！若再来，你们也会得到报应的！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好汉放心。”俞江永说。

疤头在船上搜索一下，属翡翠、玛瑙、珍珠、药材、香料、象牙、犀角、字画和金银财宝的东西都抬走了；留下一些不起眼的字画和章印。

疤头于是命令手下，将已经捆扎起来的官兵全部放了。

疤头缴了他们的刀枪，领了手下，坐小船走了。

贝方明望着远去的疤头，对俞江永说：“想不到，他现在这么作威作福，当初真该杀了他！”贝方明又道，“损失了这么多财宝，回去怎么向皇上交待？”

俞江永道：“先留得性命再说。回去你设法让皇上派人来剿杀他。”他见贝方明朝他看，又说：“小弟，对付这样的人，只能这样！”

第十八章

劫牢房骑门外逃循 闯官邸奸臣命归阴

明皇喜怒定冤名，入狱骑门被救生。

今日俞翁也受戮，古评善恶有报应。

紫金城刚刚建都，百业待兴，大明天子朱元璋，正愁用钱。钱从哪里来？不是有皇权吗？权可以变钱，钱可以为皇权服务。“嘿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”富户抗旨，好，抄斩富户，将富家的财产轻而易举地转入皇家名下。严惩贪官，也是一大收入。所以他喜形于色，等待他又一笔钱财的到来。但他没有想到，迎来了垂头丧气的贝方明。

贝方明带着所谓“搭船”的见证人俞江永一起去见皇上，报告此行遭抢劫的经过。他将削去手指的事，改为与水匪争斗，受的伤；俞江永钻袴受辱一事，不再提及。

朱元璋关心的是：“收缴的清单列出来了吗？”

贝方明呈上：“列了！”

朱元璋看了一下清单，问：“这么多皇家财产损失，该当何罪？”

贝方明说：“杀头之罪。”

疤头缴了他们的刀枪，领了手下，坐小船走了。

贝方明望着远去的疤头，对俞江永说：“想不到，他现在这么作威作福，当初真该杀了他！”贝方明又道，“损失了这么多财宝，回去怎么向皇上交待？”

俞江永道：“先留得性命再说。回去你设法让皇上派人来剿杀他。”他见贝方明朝他看，又说：“小弟，对付这样的人，只能这样！”

第十八章

劫牢房骑门外逃循 闯官邸奸臣命归阴

明皇喜怒定冤名，入狱骑门被救生。

今日俞翁也受戮，古评善恶有报应。

紫金城刚刚建都，百业待兴，大明天子朱元璋，正愁用钱。钱从哪里来？不是有皇权吗？权可以变钱，钱可以为皇权服务。“嘿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”富户抗旨，好，抄斩富户，将富家的财产轻而易举地转入皇家名下。严惩贪官，也是一大收入。所以他喜形于色，等待他又一笔钱财的到来。但他没有想到，迎来了垂头丧气的贝方明。

贝方明带着所谓“搭船”的见证人俞江永一起去见皇上，报告此行遭抢劫的经过。他将削去手指的事，改为与水匪争斗，受的伤；俞江永钻袴受辱一事，不再提及。

朱元璋关心的是：“收缴的清单列出来了吗？”

贝方明呈上：“列了！”

朱元璋看了一下清单，问：“这么多皇家财产损失，该当何罪？”

贝方明说：“杀头之罪。”

朱元璋说：“那就等候处置吧！”

俞江永马上求情说：“江南水匪太猖狂，他们在水中设了暗道，不经引领，无法通行……皇上，微臣以为，富户叶骑门与水匪暗中有来往，我们还没有靠近水花园，水花园就逃得一个人也不剩，一路上又遇水匪。”

朱元璋说：“他叶骑门长了几颗脑袋，武断乡曲，抗旨不遵，贿赂官员，袭我皇船，抢我抄家物资……贝方明，朕暂时不杀你，朕命你审清叶骑门，捉拿水匪，夺回财宝。”

贝方明跪拜叩恩。

贝方明领旨审问叶骑门，贝方明一路过来，见叶骑门相貌堂堂，不像可恶的刁钻之人。但他明白皇上不会放过叶骑门，同僚俞江永对叶骑门十分痛恨，俞江永又在皇上面前替他说好话，他欠俞江永的情，现在叶骑门是一定要审的和杀的。

叶骑门提上来了，贝方明问：“叶骑门，好生回答我。”

叶骑门道：“是，贝大人！”

贝方明道：“皇上要弄清楚，你为什么要勾结水匪，危害一方水土，抢我皇家船只？”

叶骑门道：“贝大人，我没有……”

贝方明问：“那水匪如何知道我皇家船队要途经此地？”

叶骑门道：“贝大人，我若与水匪相通，水匪劫船时，为何不把我救走？”

叶骑门见贝方明点头，继续说：“贝大人，俞江永好几年前就私通水匪疤头，暗害我爹爹叶百世；后来又暗通疤头夜袭我水花园，结果让不明情况的疤头将他女儿俞青妹掳去。”

贝方明知道俞江永与疤头私通，他与疤头第一次接触，就是通过俞江永的关系，但他不想治罪官场中的朋友，转而问叶骑门：“你与疤头是否认识？”

叶骑门说：“不认识！一共见过二三次，第一次是救我被绑架的爹；第二次是夜袭我水花园，他们穿着统一的夜行装，认不出；第三次就是这次在船上。”

贝方明问：“平常你船队经过，难道不遇他们？”

叶骑门说：“我们船队成群结队，也有刀抢手保护，船队主家与他们有契约，所以他们不为难我们。”

贝方明想了想又问：“你说俞大人曾私通水匪，那么有没有证据？”

叶骑门说：“我有证据，只是证据现在也落入水匪手中，只要得到倪林生先生画的那张《水花园》长卷图，里面夹着二张纸，就是证据！”

谢世后的倪林生，画价被炒得很高，他也因此被公认为元末著名画家之一。叶骑门将墙上倪林生先生力作《水花园》长卷图收下来，收藏了。叶骑门得到俞江永的书信和那张“指示地图”，就一起卷入《水花园》图中，叶骑门认为这二张纸，足以告倒俞江永，所以把二张纸和镇园之宝放一起了。

“好吧，叶骑门，你犯的是死罪。我没法为你开脱。我留你几天，等水匪捉来，一块斩首吧。”

叶骑门问：“贝大人，我为何要斩首？”

贝方明让叶骑门自己看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他的罪名：

拒不迁京，抗旨不遵，贿赂官员。

贝方明要叶骑门在纸上画押，叶骑门举着笔，迟迟不肯落笔。

贝方明又说：“难道还要我添上你私通水匪，才肯画押？”

叶骑门没有办法，眼一闭，顺手一勾。

方明领了千余人马，分乘四船向苏州方向而来，他们

是执行皇命，直捣水匪贼窝。他们首先得到苏州府的大力支持，人马又扩充壮大，又找了当地熟人引领，所以迅速深入到了水匪窝藏地。疤头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独霸一方的美梦，贝方明执行朱元璋的命令来了，疤头匆忙带着几个手下逃离，大部分水匪被贝方明所杀。

贝方明搜查出一部分还没有来得及分赃的财物，还有那张《水花园》长卷图，但是此图落入贝方明手中，等于落入俞江永手，官场中的贝方明自然知道此图的利害，他不能救叶骑门，为何不做个顺水人情救同僚俞江永？反正朱元璋也不会了解这些蛛丝马迹。

贝方明没有找到稀世之宝“猫儿眼”，估计疤头带走了。他秘密将《水花园》长卷图送到俞府，由俞江永自己毁，更放心。他还真念念不忘俞江永在皇上面前为他求情开脱，他在还俞江永的人情。

俞江永拿了图，展开一看，真是心惊肉跳，好险啊？差点要了他的命，这些证据幸亏落入贝方明手中，如果到了性格多疑的大明皇上手中，可就要引起皇上的种种猜测和联想的。官场内有朋友相助真好，可以化险为夷。他把二张证据烧毁了，将《水花园》长卷图收藏了。

陆翠珍带着叶家的女眷回到北舍陆家药铺。叶坤观、叶丛和家丁随后也来了，叶骑门临别时交给他们的绸缎包，一路上他们不敢打开，因为大哥当面关照要交到陆翠珍手中才能打开。现在陆翠珍疑惑地当着二兄弟的面打开，里面包了一块带泥的小石块。不用问这是叶骑门临别时力劝二位弟弟离开的权宜之计。

二兄弟感动万分，又后悔不已。

叶骑门被抓后，为了逃避可能的继续追捕，陆三官领

着叶家到北舍乡下一偏僻处。叶坤观、叶丛带领家丁盖起了临时住所。

陆翠珍悲哀欲绝，才几天功夫，脸色苍白消瘦，蓉儿和娟子百般苦劝。

陆三官见女儿如此，如万箭钻心。陆翠珍不愿意看着爹为她伤心，说：“爹，你回家吧。”

陆三官说：“翠珍，爹陪你几天吧，爹希望你振作起来，我知道什么灵丹妙药也治不了你的心病，需要你自己治愈。”

陆翠珍说：“爹，叶郎不救回，我活着一天也是受罪一天。”

陆三官说：“皇上抓他，可不是我等想救的！”

陆翠珍自言自语：“叶郎的受难日，也是我的大忌日。”

陆三官无言，剜心般地痛苦。

叶坤观和叶丛二兄弟来了，陆三官希望他们劝解陆翠珍。但是叶坤观和叶丛的态度是：“我们要救出大哥，拼了命，也心甘。”

陆三官知道年轻人不听他的，感到自己掉进一个万丈深渊，黑暗像高山压着他，像大海淹没他；他话说不出，气透不出。劫狱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凶多吉少。

陆三官苦劝无果，只得回到陆家药铺，但是回去了二天，又折回来了。

就在陆三官离开的二日里，陆翠珍、叶坤观、叶丛、蓉儿、娟子已经决定冒死劫狱，并商量了一套办法。

陆翠珍见爹又来了，她又不敢在爹面前透露半句他们商量的事。劝爹回去，但陆三官不肯回。

叶坤观、叶丛弄来四条小船，约定晚上悄悄地走。当陆翠珍、叶坤观、叶丛、蓉儿、娟子及 10 多家丁一起钻

进船舱时，陆三官早已在舱内等他们了。

原来陆三官心中已经猜测出陆翠珍他们想干什么！见劝说无效，就想相随而去：“京城那头沈万三，我为他治病，很熟悉，这个人势力很大，不如让他帮帮忙。”陆翠珍还是不肯答应，陆三官说，“这样吧，到了京城，你们办事，我帮你们看船，总可以吧！”

陆三官说着拿出他回药铺配制的迷魂汤药和石灰袋，并解释这些东西的功用，说得陆翠珍等人喜不自禁，就同意他一同前往。

他们日夜兼程，没几天就到京城。

陆三官带了陆翠珍先去找定居在京城沈万三。此时的沈万三正在忙于为朱元璋筑城墙。

有家丁通报沈万三。

沈万三一听，知道是为叶骑门的事来找他，就说：“让他们在正厅相见。”

双方相见，行了宾主之礼。

陆翠珍称呼沈万三为“伯伯”。她无论跟爹叫或跟叶骑门叫，沈万三都是她的“伯伯”。沈万三与叶百世关系甚厚，是结拜弟兄，当初都是家产万贯，旗鼓相当，沈万三年长于叶百世，为兄，叶百世为弟。沈万三在周庄或在京城，生了重病，都请北舍陆三官前往就医，二人私交很好，也称兄道弟。

陆三官对沈万三说：“大哥，真悔当初没有听你一言。”

原来这沈万三对于叶骑门与陆翠珍亲事，早就知道，所以在陆三官到京城为他看病时，他就询问叶骑门迁京之事。陆三官如实相告：叶骑门不肯迁京。沈万三主动献计，要叶骑门学他一招，在京城安个暂住的家，在家乡安个长住的家，二头走走，谁也管不了。沈万三在这方面确实比叶骑门精明，他

就这样逃过一劫，还风光了一段日子，但日后“聪明”反被“聪明误”，因犒劳三军而受朱元璋忌妒，从而充军发配，客死异乡，那是后话。

陆三官回家后，让儿子陆小术将沈万三的劝慰转告叶骑门，要叶骑门警惕。但叶骑门没把迁京之事看得太重，不知道日后会面临灭顶之灾，没当回事。陆三官后来也没有多问。

现在陆三官连连后悔。后悔药不好吃的，也没用。接下来陆三官就将今天来找沈万三，求他打听关押叶骑门地点的事说了。

沈万三长叹一声：“侄儿的遭遇，值得同情。我会想办法的。”

双方约定第二天来听消息。

陆氏父女辞别沈万三，临走送上四只银锭。沈万三也不推让，收下银锭，送陆三官和陆翠珍走出沈府。

沈万三见他们走后，吩咐心腹去打听同里叶骑门关押点。心腹应声下去。

第二天，陆三官和陆翠珍又到沈府，得到了确切的地点。京城监狱人满为患，叶骑门被关到水西门三山窑内，这个监狱新设的，条件更艰苦。

“你们只能去探望他，不能解救他。要从大明皇上手中劫牢，不是件容易事。弄不好要赔进很多条人命。”沈万三善意的提示。陆三官点点头，他又何尝不知？但他心中明白，女儿不肯听他的。

陆翠珍说：“伯伯，此事你别担心，即使有事，我们也不会连累你。”

沈万三说：“侄女，见怪了！我是为你们考虑，才这样说的。”

陆三官说：“是的，翠珍，你要听伯伯的话。”

陆翠珍说：“知道。”

父女俩拜谢出来。

陆三官对女儿说：“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”

陆翠珍说：“爹，你放心，不碍事，我马上和大弟、小弟去看地形。”

当天下午，陆翠珍和叶坤观、叶丛出现在关押叶骑门的监狱外。二兄弟在外，观察地形；陆翠珍走近监狱，与狱卒周旋：“大哥，让我见见官人叶骑门吧！我们结婚的当天就分开了，可怜可怜我！”

狱卒说：“不行，他是死囚犯，任何人不得见。”

陆翠珍从竹篮里翻出二只银锭，每只十两：“大哥，行行好，就见片刻，我就出来。”

二个狱卒见了银两，冷若冰霜的脸顿时有了笑容，马上改口：“好吧，就一会儿。”

陆翠珍提着竹篮进了里面。

里面又遇到第二道看守的狱卒，陆翠珍如法炮制，又顺利进了第二道门。

再进到里面，里面黑漆漆的。虽然是下午，外面阳光灿烂，但监狱里却很黑暗，刚进入眼睛不适应，根本看不清，陆翠珍只能慢慢向前摸去。

陆翠珍一路轻轻唤：“叶郎……叶骑门……叶郎……”一个狱卒过来，凶神恶煞地吼道：“谁？你叫谁？”

陆翠珍笑嘻嘻迎上去，从竹篮里又摸出块银子递上去：“这位大哥，我找我家官人，同里人氏叶骑门。”

那狱卒接了银子，对陆翠珍道：“跟我来。”他引领陆翠珍转了二个弯，终于找到了关押叶骑门的牢房。

叶骑门正闭目躺着，听得声音，睁开眼，见了日思夜想的陆翠珍：“翠珍，翠珍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狱卒开了门，让陆翠珍进去，然后再将牢门锁上，狱卒就离开了。

陆翠珍一把抱住叶骑门，悲喜交加，陆翠珍哭了一会儿，然后将这次来的目的，轻轻告诉叶骑门，让叶骑门作好准备，明天晚上行动。叶骑门劝陆翠珍不必冒这个险，但陆翠珍说：“这次不救出你，我和二个弟弟都不准备活着回吴江。”

狱卒来了，催促陆翠珍：“相见时间到了，走吧。”

陆翠珍只得惜别叶骑门：“叶郎，保重……”

叶骑门道：“翠珍，回去注意安全。”

陆翠珍出了牢房，默默地将进来的地形熟记，回到大门外，与二兄弟碰头，然后一起回到湖边。到船上，对明晚的行动又研究了一番。

第二天傍晚，天还没有全黑，陆翠珍和昨天一样，提着个竹篮到了监狱门口。

大门口又受阻挡。陆翠珍道：“大哥，不认识了？我昨天来过。”其实那狱卒已经换过，不知道她说什么？陆翠珍顾不得这些，还从竹篮里拿出二只银锭和几块糕点：“大哥，给。这是刚做的，还热着呢，尝尝。”

二个狱卒接过银子和糕点，闻闻糕点还顶香，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他们一挥手，让陆翠珍进去了：“快去快出，等会儿要关门了。”

陆翠珍应了一声，提篮朝里走。

第二道门的狱卒认得陆翠珍：“你昨天来过，今天又来了？”

陆翠珍说：“我家官人想吃点东西，给他送来。”说着从竹

篮里同样拿出银子和糕点，“快，还热着，趁热吃。”

陆翠珍又顺利通过第二道门槛。

陆翠珍很快找到叶骑门。叶骑门一见陆翠珍，担忧地说：“翠珍，你们回去吧！”

陆翠珍顾不得这些，把篮底下盖好的糕点递给叶骑门吃：“快吃，我找大哥给你开个门。”

陆翠珍朝监狱另一面轻轻喊道：“大哥，大哥。”

一狱卒过来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陆翠珍从竹篮里拿出银子：“麻烦你，再给开个门。”

狱卒接过银子，掂了掂，然后慢吞吞地帮助开了门，见叶骑门正在吃糕点，顺手翻动陆翠珍手中的篮，但见上面还有糕点，拿了就吃。那狱卒糕点还没有全部进肚，身后窜过来的叶丛，神掌一出，就将他击倒。叶丛背起叶骑门就走，陆翠珍抓起竹篮，紧紧跟在后面。

叶坤观带了人已在二道门内迎候。

原来那几个吃了陆翠珍糕点的狱卒，没有战斗力，里外二道门早被叶坤观带着家丁解决了，外面的被拖到树林里；里面的藏在黑暗处。叶坤观和家丁换上了狱卒的衣服，守在门边。

监狱里还有巡逻的，一会儿功夫，几个狱卒从另一面出来，口里叫着：“阿四，老八……”走到第二道门口，见站着二个人，不认识，马上警觉起来，“你们是谁……”叶坤观一见知道暴露了，不顾一切飞出几只“排山倒”飞镖。此时正好叶丛背着叶骑门到，叶坤观迅速保护冲出。

前面第一道门槛，已被狱卒占领，他们捉了伪装的家丁，正在关大门。

叶坤观和叶丛一见，如果门一关，出去就有问题。所

以叶坤观不顾一切，又是一把“排山倒”飞镖飞掷过去，又有狱卒倒下。

叶丛背着叶骑门夺门而出，叶坤观和家丁也跟出。

狱卒追来，叶坤观回身一把飞镖，将追来的狱卒扫净。但是第一道监狱大门的顶上，突然弓箭一排排飞来，击中了叶坤观和二名家丁，叶坤观和家丁倒下；陆翠珍也身中一箭，跪倒在地，后面大批狱卒追来了。叶丛回头一见，忙将叶骑门交给家丁，他自己折回去扶陆翠珍，叶丛把陆翠珍交给另一家丁，接过陆翠珍手中的竹篮，从篮中抓出石灰袋，投掷追来的狱卒，一批狱卒赶忙捂住被迷惑的眼，哇哇乱叫。前面的狱卒退下，后面的冲来，叶丛见竹篮里石灰袋没有了，就赤手空拳和狱卒对打。

趁此机会，家丁和陆翠珍得以逃进树林。叶丛一人被30多名狱卒围住，这回他发挥了神掌的威力，将一个个狱卒击倒，越战越勇。等他回身想跑时，回头见中箭的叶坤观正向前艰难地爬行，叶丛冲过去背起他就跑。狱卒又追过来了，一家丁来接叶丛，叶丛将叶坤观给了他，令他们快跑，自己折回身，迎击狱卒。又是30多个狱卒，叶丛又是出手神掌，一下子又击倒一批的狱卒，正在此时，有个狱卒向叶丛掷出一把飞刀，正中叶丛的心口，他倒下……

叶坤观被家丁背入树林，返身看到叶丛倒下，叶坤观心痛地惨叫“小弟……”昏了过去。

一大批狱卒追进树林，叫嚷：“包围树林……”

家丁扶着叶坤观藏入灌木。狱卒举着火把，追进树林，却不敢细细地查找，晃了晃就走了。

家丁背着叶坤观，跌跌撞撞向树林深处走。

再说背着叶骑门和陆翠珍的家丁，用树林作掩护，跑

了一段路，终于躲过了狱卒的追杀，来到湖边。

陆三官、蓉儿、娟子早在岸上望眼欲穿，见 10 多个家丁朝这里过来，走近一看叶骑门救回来了，很高兴；陆翠珍受着箭伤，马上抬下船，由陆三官救治。

不见叶坤观和叶丛等人回来，蓉儿指挥二条小船，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让他们先走，她和娟子还有二个家丁留下等等。

陆三官从船中钻出，陆翠珍清醒了，箭已拔出，让爹留下等等叶坤观和叶丛他们，也许他们更需要爹。

陆三官想想留下二个女子和二家丁等，他也不放心，也就留下了。

二条船走后，蓉儿和娟子等等不见其他人回来，如何安心得了，执意上岸去找，二个家丁就为她们引路，按照刚才他们回来的线路，折回树林。

蓉儿和娟子在树林里轻轻地唤：“叶丛、坤观……”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终于得到叶坤观的回音：“我在这……”

他们找到了叶坤观和家丁。蓉儿还要继续找叶丛等人，叶坤观只得将叶丛倒地的不幸消息告诉她。她和家丁继续找，但在叶丛倒地的地方，不见了叶丛。等到他们再到湖边，天已经放亮。

蓉儿不肯离开，叶丛就是死了，她也得要见到他的尸体。

陆三官为叶坤观处理了伤口，然后让娟子和家丁一起撑小船护着叶坤观走，他留下陪蓉儿。

第二天，陆三官带着蓉儿上岸，见街上官兵在贴告示，有人在读：“捉拿逃犯叶骑门。”京城里到处都是官兵，局势很吃紧。

陆三官带了蓉儿再次来到沈万三的府邸，沈万三已经知道他们昨晚的行动了。就说：“老弟真有你的，敢在天子眼皮底下劫狱，吃了豹子胆。”

陆三官说：“大哥，通过这件事，我也明白，事在人为！说真的，这次来，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当然也多亏了大哥相助。”

沈万三说：“我也没帮上大忙。”

陆三官说：“我还想请大哥帮助打听四个人的下落。”

沈万三答应：“是死是活，我马上派人打听，你们赶快离开是非之地。”

“多谢大哥。”陆三官作揖。

沈万三唤心腹进来，如此这般地叮嘱，心腹出去打听，约二个时辰就回来禀报：“有四具尸体，暴尸街头。”

蓉儿差点晕死过去，但她暗暗支撑住了。陆三官一阵难受。

沈万三劝道：“别难过了，事已至此，活着的人赶紧回去，安慰他们的家眷吧。”

陆三官道：“谢谢大哥，我们告辞了。”

陆三官领着蓉儿离开沈府。

蓉儿无论如何要上街看看丈夫尸体。

陆三官没有办法，只得跟随而去，蓉儿见了叶丛的尸体，大叫一声，昏倒在地。

几个官兵上来问：“此人是谁？”

陆三官说：“是我女儿，有癫痫，赶路累了，在发病。”陆三官蒙过官兵，请人背着蓉儿回到船内。

蓉儿醒了过来，放声大哭。

陆三官长叹道：“凤羽易散，皓月难圆。你若要为夫

收尸，把这件事交给老夫吧！”

蓉儿同意。

陆三官就在暴尸处远远观看。三天后，尸体运出城，在城外荒野处草草掩埋了。

陆三官记住了具体的地点，回去告知蓉儿。然后将船撑到郊外，花钱将叶丛和另外三具尸体挖出，装入预先准备的棺材内。

他们扶棺运回北舍。

俞江永第二天得到消息，叶骑门越狱。入夜，他气急败坏地在家发了一通脾气，二个小妾吓得低垂着头，好像事情是她们做错的。俞江永使足淫威后，也感到累了，倒头躺在床上，让小妾给他捶背捶腿。让俞江永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

疤头带着二名手下出现在他面前，二个小妾没来得及叫唤，二把尖刀抵住二个小妾喉咙口，疤头用尖刀抵住俞江永。疤头对俞江永说：“俞大人，贝方明抄了我的窝，我也要捣了他的府，你带个路，领我们进去。你若老实，我就放了你；你若不老实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

手下将二个小妾捆绑结实，丢在床上。然后逼着俞江永出门。俞江永说：“疤头，有话好说，你外甥是我女婿，我们是亲戚，现在正在府上。”

“闲话少说。领我们走！”疤头不吃这一套。

俞江永被疤头用尖刀顶着后背，走在前面，疤头及手下跟在后面。

门卫见俞江永，恭敬地问：“老爷，现在出门？”

疤头用刀暗暗一抵俞江永，俞江永老实地回答：“对，开门。”

大门口停了一顶轿，四个大汉等在外面，疤头和俞江

永一起走进轿内。轿子就飞跑起来，不一会儿就到了贝方明府前。

疤头逼迫俞江永出轿，门口有兵士阻拦。俞江永对兵士说：“请通报，就说我俞江永要见贝大人。”

兵士进门报告，等了一会，兵士出来说：“请俞大人 大厅相见。”

俞江永入内，疤头一起跟进，兵士不让进，疤头暗暗用刀一抵俞江永，俞江永哭笑着说：“我们是一起来找贝大人的。”

兵士放疤头进，但对他手下的二个人，无论如何不让进。疤头用刀暗抵俞江永，俞江永只得再向兵士开口：“让二个兄弟一起进来吧。”

兵士不让：“不行，晚间不能进这么多陌生人，有事明日白天来。”

疤头对门口的手下说：“你们先回，我办完事，会来找你们的。”

疤头和俞江永一起跟着兵士往里走，俞江永觉得疤头一人进来，可以想办法制服他，所以一双贼眼不停地溜转。疤头警惕地握着刀。

到了大厅，贝方明已经坐在厅内。俞江永踏进一步，不顾一切地扑上前喊道：“快，快捉贼……”话音没落，疤头迅速掷出尖刀，俞江永中刀，应声倒下；疤头又快速向贝方明掷出一刀，贝方明用他残缺小手指的手接住刀面，贝方明这时才看清来人是疤头。出手与疤头对打起来。疤头可不是贝方明的对手，三下二下，就被贝方明生擒。

此时兵士来了不少，将疤头捆得结实。兵士检查俞江永，已经断了气，贝方明让人先抬下。

回头问疤头：“为什么要来本府行刺？”

疤头说：“当初说好，回来后你不找我们麻烦，可你还是带兵来杀我兄弟。”

贝方明冷笑：“就你这样，还来报仇？”

疤头说：“狗官，我真悔了当初放你们！”

“这是皇上的命令，皇上的命令不可违抗。对了，那颗‘猫儿眼’不见，藏哪儿了？”贝方明问。

疤头说：“哼，你们再也找不到。”

“皇上得不到‘猫儿眼’不会罢休。”

“我的兄弟等不到我，也不会罢休，他们会把它沉入长江，以后就灭迹了。”

贝方明说：“灭迹？我要想办法从你那儿弄到‘猫儿眼’。”

疤头问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贝方明笑笑。

疤头也笑笑说：“无非是死？你以为我是怕死吗？二十年后，我又是一条好汉，再来寻你。”

贝方明不笑了，他命令手下对疤头严刑拷打。

朱元璋坐在龙椅上，听着贝方明讲述叶骑门越狱、俞江永被杀、疤头被抓的经过。

朱元璋问：“叶骑门是怎么救走的？”

贝方明回答：“他的新婚妻子陆氏在糕点中放了迷魂药，另外还投掷石灰袋。他们留下四具尸体，将叶骑门救走。”

“俞江永又是谁杀的？”朱元璋又问。

“是从我军中逃出，在澹台湖上独霸一方的水匪疤头。因我带兵捣了他的贼窝，他来寻我报复，俞大人想提醒我，被他快刀误杀。”

朱元璋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鉴于俞江永对大明王朝的忠诚，给予厚葬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水匪与富商一样可恨可气。把水匪杀了，叶骑门继续捉拿。”

贝方明问：“县官赵一行，如何处置？”

朱元璋说：“按大明律令，官吏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，枭首示众，并处以剥皮之刑。依赃一贯以下杖刑七十，五贯加一等，至八十贯，绞刑处之。你证实一下赵一行贪污的数量，数量偌大，自然处于极刑。”朱元璋为了坐稳大明江山，对他手下的官吏治理极严。不管哪个官吏一旦引火烧身，这些数额都会大大超出。

赵一行的罪行公布于众，全家押出大牢，斩于水西门外。原本这场斩主是抗旨不遵的叶骑门全家，现在却改为贪官赵一行全家。

当然还有陪斩一人，那是疤头。疤头斩首时，外甥李元昌给他送行。疤头对着贝方明哈哈大笑，因为贝方明想弄到的“猫儿眼”，最后还是不知所终。

“耍人者也被耍之。”虽然糊涂皇上被表面假象所迷惑，误认“忠臣”俞江永为他效力而亡，给予善后优厚待遇，但也救不了俞江永身后的“后院失火”。俞江永被杀后，他的二个小妾一定要将俞江永葬于京城，这是她们的生活靠山；居住在同里的俞家妮不许，要将俞江永运回故里。三个女人，争来争去，自然京城的胜于同里的，俞家妮活活气死。接下来，俞青妹和俞江永二个妾之间争夺家产来，那个看似老实的李元昌因为仕途上没长进，暗地里早对俞江永不满，并与二个妾勾搭成奸。俞江永一死，

他与二个小妾设计害死了俞青妹的孩子，他又把俞江永藏着的那张《水花园》长卷图以及其它贵重物偷出来卖了，与二个小妾尽情挥霍。孤单无助又伤心失望的俞青妹，一把火将京城俞府全部毁灭，她和她的冤家全部葬身火海。

同里俞家花园，在俞家妮弃世后，梵红变卖家产，遣散家丁，带着呆大回娘家了。

却说叶骑门逃出监狱后，和陆翠珍等人一起回到吴江北舍。陆家药铺的陆奶奶已经作古。陆三官与儿子陆小术仍旧以行医为业。

叶骑门他们为了逃避官家的追究，就定居在北舍西南面的乡村僻野，这里三面是水，遇到紧急情况，船只出逃方便。

所有叶姓全都改为陆姓，直至洪武后期，明朝政权逐渐稳固，在全国宣布“解禁”，所有叶姓才得以复原。此地也被正式定名为叶家埭。

陆翠珍夫妇俩恩恩爱爱，过起了田园生活，他们后来有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分别取名叶福大、叶福二、叶福三、叶福四和叶天天。叶福三生下不久就夭折。

叶坤观和娟子后来也有了二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

蓉儿运回叶丛等人的尸体，就在居住地附近落葬了。不管叶骑门夫妇和叶坤观夫妇如何磨破嘴皮，蓉儿不肯再嫁。有好事者，慕她容貌，怜其孤苦，暗通口信，以窥其嫁意。蓉儿焚香指天誓：“为报叶丛恩德，我誓不动心。”后削发为尼。

1373年朱元璋明令禁止40岁以下的女子当尼姑，蓉儿再返陆翠珍身边，叶骑门夫妇想将叶福二过继给她，她却要女儿叶天天。

若干年后，叶骑门、叶坤观、陆翠珍、蓉儿、娟子

重返水花园。此时的水花园已成为一片杂草丛生之地，听说这里的晚上阴森森鬼哭鬼吼。

叶骑门说：“我爹娘还没有离开，我的小弟叶丛也回来了，虽然他们的音容皆幻，但冤魂不散……”

蓉儿脸朝着东，手中捻动着木珠，嘴里不住声地念着咒语……

水花园犹如昙花一现，花期只有元末明初这一期，最后被摧残践踏，再也没有寻找到生机重新萌发。

很多年后，满目疮痍断垣残壁的水花园，被地方官清理，发为渔港。

若干年后，那张《水花园》图，以名画家精品曾多次出现在市面上，叶家后裔中的叶燮、叶楚伦等人曾拥有过它，但由于经济实力不足，又很快失去了它。

北舍叶氏自水花园被毁后，决心要走一条“学而优则士”之路，创设一座《水花园》式的精神家园：但诚心中方寸地，留与后代子孙耕。即使当不了官，也如倪林生一般，在画坛或文坛上出类拔萃。他们的子孙相继出过秀才95人，举人13人，进士10人，其中入仕途者29人。叶骑门后来活到63岁，陆翠珍活到83岁，这对夫妇也算是怡养天年了；叶坤观活到67岁，娟子活到58岁；可惜蓉儿只活到45岁。叶家子孙中叶福四活得最寿长，至95岁，成了远近闻名的寿星，生前5代同堂。叶氏传至第8代，出了明末大文学家叶绍袁，而且是满门风雅，男男女女均是诗人，有文集《午梦堂集》问世。叶氏家族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，可列于曹氏、苏氏家族之后。这里叶骑门的故事权且做个结束。

跋

小说《水花园》历时4年，终于付梓了。

很幸运，拙作已被列入吴江文库，出版过程中，经费得到我所在单位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的的大力资助。在此深表感谢！

借此机会感谢曾为我修改稿子的陆林森、成曾樾、郭小林老师。

作者 徐宏慧

2005年11月18日

1-22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花园 / 徐宏慧著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5. 9

ISBN 7-206-04788-2

I. 水… II. 徐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12337 号

水花园

著 者: 徐宏慧

责任编辑: 于二辉

封面设计及插图: 沈荣荣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 130022)

印 刷: 长春市盛达印刷厂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9.00

字 数: 200 千字

标准书号: ISBN 7-206-04788-2

版 次: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2000 册

定 价: 20.00 元